遺愁集

遣愁集卷之三

成都余　㶊生　鑒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蔣　楛荆名　顧　圖河書宣

友人　顧　湝伊人　趙　澂叔子　訂正

金　侃亦陶　吳　還省齋

沈　亮無功　王庭珪上明

〇〇〇一　集卓識

非智不决非勇不斷見㘴既明使心不亂弗惑旁撓不爲衆

炫斬絕狐疑一刀兩段　又識踞其巔見居其極維彼聖哲有典有則卓爾不羣邈乎無匹鑒玆明了長人智術集卓識

竟陵王子良好釋氏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飄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殿下是也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

齊斛律金爲左丞子光爲大將軍門中一后二太子妃三公主每朝常聽乘步輓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金不以爲喜謂光曰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吾家當以勳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王通累徵不起弟子問息謗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卒謚爲文中子

唐太史令傅奕請除佛法疏畧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僞起三途謬張六道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者無法奕曰蕭瑀不生于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上是奕言乃詔有司沙汰僧尼

魏徵勸建成早除世民不聽六月太白經天房玄齡勸世民行周公之事猶豫未決乃命卜之張公謹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事在不疑何用卜爲遂率長孫無忌等伏兵玄武門射死建成

尉遲敬德擊殺元吉高祖謂裴寂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蕭瑀等因勸立世民上曰是吾夙心也世民召徵曰汝何離間我兄弟徵神色不變舉止自若從容應曰使先太子蚤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改容禮之

羣臣咸歸心太宗使魏徵之策果行唐祚豈能久遠乎

張蘊古上大寶箴畧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上嘉納之

唐太宗嘗與侍臣論教化封德彝勸嚴法令魏徵勸行仁義上從徵言是歲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行旅不賫糧取給於道路上

因此魏徵歎吾行仁義之效惜不及令封德彜見之

狄仁傑巡撫江南以吳楚多淫祠奏焚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
禹吳泰伯季札伍員四祠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間曰朝恩
將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盛衛以從子儀曰我國之
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何益乃從家
僮數人輕騎而往盡歡而別

不惟有識而實有膽膽因識而愈大識因膽而愈高

唐以盧杞仝平章事郭令公每見客姬妾不離側及杞來悉屏
侍女或問其故答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得志

吾族無噍類矣○

南道節度使柳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衆謂必誅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宋太祖數微行或諫之曰帝王自有天命求不可得拒不能止有天命者任自爲之

宋太祖微行每過功臣家一日大雪向夜趙普意必不出久之忽聞叩門聲亟出視太祖立風雪中普惶恐拜迎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計下太原普曰太原旣下則邊患獨我當之不如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將安逃避上然之撫背大笑

宋徵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如愛民養身莫如寡欲太祖愛其言命書於屏几

宋曹彬總師伐唐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潘美等預賀彬曰不然尚有太原未平耳及還上曰本欲用卿奈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乃賜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

宋太宗開多寶塔費錢億萬計田錫上疏曰衆以爲金碧輝煌臣以爲塗膏釁血上笑而不怒

宋宦官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謀廢立太宗不豫李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乃令吏趣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詔端端

郎給入書室鎖閉之亟入宮奉太子即位太子垂簾引見羣臣將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率廷臣拜焉

宋丁謂與寇準善屢薦其才李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

李沆治第封丘門內聽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聽事誠隘爲太祝奉禮舍則已寬矣

契丹侵澶州寇準談笑自如帝問之答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願駕幸澶淵上有難色準固爭之乃決策駕至澶州司天監言日抱珥黃氣充塞敵當不戰而退準乃請上過河衆遂皆

懽呼高瓊是準言即麾衛士進輦諸軍望見御蓋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幸行宮使人覘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歡呼上乃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卒成和議而還

宋王旦每薦人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曰可惜張師德向敏中問之曰屢于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守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

內侍任守忠乘英宗疾交搆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論之韓琦出

空頭勑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概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數其罪謫蘄州安置取空頭勑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殺恐生中變人咸快之

宋王安石執政士大夫皆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可大用將入對司馬光咨問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好執偏見聽其言則美施於政則疎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疏入出知鄧州

宋神宗問司馬光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及行新法人都呼之爲拗相公云

或謂李師中曰近見邸報包拯參知政事恐天下自此多事矣答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

以呂大防爲皇后六禮使冊孟氏爲后太后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人賢淑惜福薄耳他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

宋太后高氏不豫呂大防范純仁等問疾后曰老身沒後必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宜衆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賜社飯曰公等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當思量老身也遂崩

張浚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陜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陜。浚大悅。遂定議。

宋高宗立建王瑗為皇太子。更名眘。騎射翰墨。皆絕人。末幾遜位。自稱太上皇。退居德壽宮。謂群臣曰。付託得人。我無憾矣。太子即位。嘗立馬殿廷。以便騎射。在宮輒撈一漆杖。因其有意中原。故習勞至此。

元耶律楚材為相。每以身徇天下。嘗言為官長者。與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世以為名言。

元世祖嘗令廉希憲受帝師八思馬戒。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

上曰孔子亦有戒乎曰為臣盡忠為子盡孝是也世祖善之

襄陽既失汪立信進守江之策遺書賈似道以為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上距百里而屯屯有將十屯為府府有督無事則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擊戰守並用此上策也否則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俟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矣若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大怒抵之於地乃中以危法廢之及三學生與羣臣上疏請非師相親征不可似道不得已乃自將出師召立信為招討受詔即日就道相遇於蕪湖似道撫其背曰不信公言以至於此至建康守兵悉潰四面皆元師知事不成乃率所部數十人退至高

鄭欲捨引淮漢以爲後圖

天順中朝廷好寶玩中貴言宣德時嘗遣太監王三保使西洋獲奇珍無算上命使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爲郎官尚書項忠令都吏檢故牒劉先檢得匿之吏不得復令他吏再檢項詰曰署中文牘焉得失去欲責治之劉微笑曰昔下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亦死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即存尚宜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項悟然揖謝復指其位曰公達國體且有陰德此座不久屬公矣後劉果至大司馬

宋王德用爲定州總管日夜訓練士卒人皆可用會契丹有諜者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第令之吾正欲其以實還告

百勝不如不戰而勝也明日故大閧止悉發羅思奮勇氣十倍乃佯下令具糗糧聽吾旗鼓所向視者歸告譚韃兵且大入遂成和議

樂羊子出遊學期年而返妻問故曰久客懷思耳妻乃引刀截杼而言曰此織自一絲而累寸寸而至尺至丈以迄成疋今若斷其機則前功盡捐矣羊子悟七年不歸卒業始還

太原被圍李克用數敗發兵大將李存信勸且亾入北邊以圖後舉劉夫人聞之罵曰代北牧羊奴何足與計成敗公嘗笑王行瑜棄邠州走卒爲人所擒乃今欲躬蹈之耶公昔走韃靼幾不能脫賴天下多故始得南歸今屢敗之兵人無固志再一失

守誰復從公者克用悟遂止

晉王衍爲尚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尚清談衍少時山濤見之歎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壞天下者必此人也

宋李允則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不爲動仍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軍械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眞宗曰允則必有說姑使詰之對曰兵械所藏火儆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欲乘機竊發若舍宴往救則墮其計事反不測人服其識

契丹來求納地宋仁宗許增歲幣遣富弼爲報聘使初往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不啟封輒焚之曰此徒亂

人意也

宋程明道同弟伊川偶赴一士夫宴有妓侑觴伊川見之拂衣起去明道盡歡而別次日伊川過明道齋慍猶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卻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卻有妓伊川作服

宋主遣王玄謨等伐魏沈慶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欲伐人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不聽師出果敗

宋曹瑋久任秦州累章求代上問王旦誰可代者旦薦李及衆疑及雖謹厚非守邊才韓億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亦心輕之會有禁軍白晝掣婦人頭上銀釵于市吏執以聞及方

坐觀書召之前畧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號令通衢復觀書如故將士讋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備聞之見且道其事且稱其知人之明且笑曰戍卒爲盜主將斬之此事之常何足爲異且之用及非爲此也夫以璋知秦七年老人畏服所處邊事悉已盡宜他人若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取壞成績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其成規也後及聲名果與璋齊

建文初燕王來朝卓敬密奏曰燕王狀貌不凡智慮過人酷類先帝北平者强悍之地金元所由興宜徙之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

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詰敬曰燕邸骨肉至親卿何得言及此敬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默然

歐陽池係嫡子兩兄皆庶出父析産欲厚嫡池妻馮氏請曰嫡庶子爲父母服有差等乎父曰無與馮曰服無差等財産豈可有異應均分爲宜父嘆服從之

陳省公曰武士無鹵莽氣書生無寒酸氣女郎無脂粉氣山人無煙霞氣僧道無香火氣必須换出一番境界便爲世上不可少之人

一等樣人便有一等行徑予嘗謂文人無撒脚氣商賈無市井氣清客無篾片氣胥吏無公門氣方爲不惹厭人亦是意

歟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翛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寻曰静春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云子澄澄其慮静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更進一層）即此意歟

朱溫叟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爲節度使其舟王氏（何如耳）猶傭食於潞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奉觴爲壽取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無忝先人矣母惘然曰汝能如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恐未必如前人也

古人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未必盡然鄙薄其父安有不背負其君者毋已蚤知此子必然作賊其識卓矣

謝天瑞曰余嘗論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福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闌可以無盜賊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官職可以無敍佞儉於嬪嬙可以保壽儉於心可以出生死是以知儉之一字乃爲萬化之根本仲尼氏曰與其奢也寧儉有以也夫

余嘗推而廣之謂居家處世宜悉本於儉儉於交可以寡怨儉於口可以免禍儉於服飾可以惜福儉於飲食可以養胃儉於嗜慾可以延生儉於日用可以免盜之儉於應酬可以

減馳逐儉於奔走可以節勞滌儉之爲用大矣哉

漢武帝徙豪民居茂陵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乃致衛青言於上曰郭解家貧恐不中徙上笑曰解一布衣權能使大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卒徙之

裴度在中書方宴集左右忽白失印度飲笑自如毫不爲動頃之復白於故處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則投之水火緩則復還原處人服其識量

北叟善識倚伏之幾嘗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一日馬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馬將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果以試騎折股人復弔之翁曰又安知非福

乎迨後出兵選壯丁其子以賊故竟得免

宋治平中邵堯夫雍與客散步天津橋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洛陽舊無杜宇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十年上必用南人作相多引用南士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後神宗朝果用王安石呂惠卿等以致亂

裴度未第時羈跡洛中策蹇驟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有二老人倚柱語曰蔡州何時得平及見度愕然曰適憂蔡州須待此人作相僕聞以告公笑曰彼見我龍鍾聊相戲耳何足爲言後憲宗時果爲相平淮西封晉公

後漢十四年魏張掖柳谷山水涌出石負圖其狀若龜有文曰大討曹詔頒天下以爲嘉兆張臻曰此當今之怪異將來之符瑞也

憂翁者江陰巨族嘗舟行過市橋一人擔糞傾入船中濺及翁衣看其人乃舊識也僮輩大怒欲登毆之翁曰此出不知耳知我寧敢犯乎因好言遣之及歸查閱債籍此人乃負三十金無償欲因是以求死遂以券還翁翁爲之毀券其人無辭可乘竟弭其禍

長洲尤翁開錢典歲底聞鋪中閧聲出視則鄰人也司典者訴曰某將衣質錢今空手來取反出詈語天下有是理乎翁見其

人仍悍然不避乃諭之曰我知汝意不過爲度新年計耳此小事何以爭爲命檢原質得衣帷四五事翁指絮衣云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袍云此與汝拜年用他物非所急似可留也其人得衣二件且見主人和厚遂默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成訟經年家爲之破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默尤翁可詐特來尋釁緣不與較無可生波則移于他姓耳或問翁何以預知其謀而忍之翁曰凡非理相加其中必有所恃小人所恃者命而已小不忍則受其禍聞者歎服

唐開元中張九齡爲中書令范陽節度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送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法

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與語久之復奏云祿山具有反相宜速斬之以絕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誤害忠良更加官爵放還本道至武德初玄宗在成都思九齡之言制贈司徒遣使致祭

有富民張老者無子妾生一女贅壻於家妾後生一子名一飛育四歲而張卒方病時謂壻曰妾子不足任吾家貲財當畀汝夫婦顧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即陰德矣于是出券書云張一句非吾子也句家財盡與吾壻句外人不得爭奪句壻大喜據張業不疑後妾子壯告官求分壻以券呈遂置不問逆奉使者至妾子復訴壻仍前赴訴奉使者曰爾翁明謂吾壻外人爾尚

敢乎其羨耶乃更其券句云張一非句吾子也句家財盡與句吾壻外人句不得爭奪句詭飛爲非者慮子幼恐爲汝害耳於是盡斷給婺子皆驚莫不稱快

解得甚通昔有人至一友家忽遇雨主人戲曰雨落天留客一天留人不留答曰倣虛另一念法雨落天句留客天句留人不句留句主人大笑飲之亦甚有趣附佐一笑

晁錯勸削七國父曰汝削諸侯戶多怨汝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必危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也及後果以此致禍

雜云乃父有卓見然爲國亡家亦是臣子分內事勿輕議之

司馬楚之督軍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城雨立而柔然兵果至時正天寒冰堅滑不可攻遂散去

宗澤以計御金人金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退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營則危矣乃乘暮疾徙金果夜至見止空營大驚而退

有客至昭烈所議論甚愜忽請屏人客遂起如厠備封亮誇客亮曰觀其色動而神懼視低而盼數邪形外漏姦心內藏必曹氏之刺客也備不信急使人追之已越牆而遁矣

劉裕伐南燕師過晛山燕兵不出裕喜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彼已入吾掌中矣遂大敗燕師

宋寇準自青州還請立儲貳太宗曰壽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當乞蚤決定遂以元侃爲開封尹

明劉基幼聰明長而天文兵法無不洞悉嘗偕友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人皆以爲慶雲賦詩頌美基獨縱酒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十年後有王者興應在金陵我當輔之衆駭以爲狂後果佐明太祖定天下封誠意伯

漢文帝酷幸慎夫人宮中嘗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袁盎

引卻慎夫人席慎怒上亦怒盎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睦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悟大悅賜金五十斤

宋王作浙東寺備極壯麗曰此是我大功德虞愿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佛若有知當慈悲哀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宋王怒使人驅之下殿

張晉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貲子以爲盜也擊其人撲殺之取燭驗視則父也都里呈于縣官官議子殺父不宜縱而實非盜不知其父又不宜誅獄久不能決晉閱牘奮筆批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不養其父而使父貧爲盜不孝甚矣豈得以誤殺之律寬之竟坐以弒父例

人以為當

明韓雍宣撫江右、時忽報寧府之弟某王至。公托疾乞少需。密遣人馳召二司至。且索白木几一張。始肅衣迎王入。其言兄叛狀。公辭以疾聵莫聽。王索紙。左右舁几進王。王書其事而去。公以上聞。朝廷遣使按無跡。時王兄弟復相歡。詳無言。使還白。乃坐雍以離間親王罪。械至京。公乃上木几。親書方得釋。

梅少司馬國禎制閫三鎮、有人言於河中得傳國璽、以黃綢印其文。頂之於首。詣轅門獻之。乞公題請。公曰。璽未知真假。俟取來、閱實當犒汝。其人謂累世受命之符。今為聖朝而出、乃非常之瑞。若奏聞上賞。必有破格封賞。犒非所望也。公笑曰、寶源局

自有國寶此璽即真無所用之吾不敢輕壞上聽念汝美意命以一金爲賞并還其繒其人大失望號泣而去或問公何以不爲奏請公曰王孫滿有言在德不在鼎況此人視爲奇貨若輕以上聞益挾以爲重萬一聖旨徵璽而璽不時至眞以封爵購之乎

石勒不學常持酒使人從旁讀漢書至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竟得天下及聞張良諫乃曰賴有此耳遂飲一大卮

明成化時東宮內官覃吉溫雅篤誠輔道維正常言我老矣安望富貴但願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太子五排吉曰天下

山河皆爲王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取利竟辭之眞宮嘗呼爲老伴而不名一日偶念高里經而吉適至驚曰老伴來矣卽以孝經自携吉跪曰殿下得無念經乎曰吾讀孝經耳其敬畏如此

漢沛郡有富民家貲二十餘萬子纔三歲卽失其母有女適人甚不賢翁病篤爲書遺囑悉以家財屬女但付劍一口云兒年十五可以還之其後亦劍不與兒詣郡陳訴太守何武錄女及婿省其手書顧掾吏曰此人因女性强梁婿復貪鄙畏殘害其子又計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命守之耳夫劍者所以示决斷限年十五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又度其女必不復

遂其劍當關州縣得見中轉其思慮深長良可憐憫乃悉奪其財與兒判曰逆女惡壻溫飽數年亦已幸矣應加重懲姑念撫育多年免究聞者大服

齊高歡子洋內明外晦衆莫之知歡獨異之曰此兒智慮過人他日必成吾志一日歡欲試諸子意識使各理亂絲衆方經治洋乃引刀斷之曰亂者必斬歡益奇之

張詠知杭州有富民病將死其子止三歲乃命其壻主家貲且遺以券約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而七與壻其後子長心不甘訟之壻乃持券書詣府中訴詠閱訖以酒酹地曰爾婿眞智人也時因子幼故暫以其業屬汝不然子必死汝手矣乃

以三與婿而子與七

金主亮南侵王權師潰昭關帝命楊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暫避康伯延入解衣置酒縱博暢飲帝探知之稍得自寬明日入奏曰聞有勸幸海越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降手詔曰如敵未退且散百官康伯即焚其詔始進見曰百官若散主勢愈孤設有不虞誰與共事帝意乃堅于是勸駕親征

宋英宗初宴駕詔太子急未至乎忽復動曾公亮驚遽呼告韓琦欲止勿召琦拒之曰脫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耳愈促趋人

宋王荆公奏議裁損宗室禮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均是宗

痾子孫那得不看祖宗情面判公牘聲曰祖宗親盡亦祧何況賢輩

南昌祝知府以廉能名寧王府有鶴爲民犬咋死宰訟之曰鶴有金牌乃出御賜何物狡民縱犬齧死公判云鶴帶金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與人何事竟縱其人不問

漢酈食其勸王立六國後令趣刻印張良入諫曰願借前箸爲大王籌之設令六國皆有後人各自爲其主大王誰與共取天下乎王方食怒吐哺駡曰竪儒幾敗乃公事命趣銷印

天順初兩廣亂命韓雍討之師次大藤峽道甚狹旁夾木出忽有里老儒生數百人持香跪迎曰我輩苦賊久矣今幸天兵至

得爲良民頗講爲前部公遂叱曰是皆賊也爲我縛而斬之左右猶疑既執搜袂中果出利刃乃悉斷頸項截手足刳腸胃分掛菁棘中累累相望賊駭嘆以爲神異遂大沮巻

宋范仲淹考選監司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不一家哭乎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洪武時青州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岱嶽誓云母愈則殺子以祀已而病果痊竟殺其三歲子祭之事聞上怒曰父子天倫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無故賊殺其子絕性滅理命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兄杖一百謫戍海南

此是正理看此則知無故而溺殺子女者比殺人之律罪應加等

高崇文擒劉闢送京師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兩蜀當以撫百姓爲先遽納婦人以求媚義不忍爲此即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蜀使諸王領軍論王宗鼎曰親王典兵致亂之本今主少將強讒間將興繕甲訓兵非吾輩所宜也固辭不受但營書舍植栢以自娛

蔡元定生而穎異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之列及熹罷元定亦被竄從遊者餞之坐客泣

嘆元定不置平時蕭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甚衛矣至舂陵徙衆日繁或訓宜謝遣生徒元定曰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又嘗貽書訓子云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遂懈其志學者稱爲西山先生

劉生居衡獄或貽以袍數日服裼如初或問之曰吾嘗日出卷門不掩歸就寢戶不扃自得袍後出入繫念心常營營殊不自適始悟一袍亂我方寸如此不幾爲所累乎

河南太守嚴延年陰鷙酷烈號曰屠伯母見其論囚大驚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不意將老將見長子被刑也遂去歸歲餘果爲府丞以誹謗上告坐不道棄市

明英宗六年蘇州府學廟像歲久剝落或欲修飾太守林鶚奮然曰塑像非古太祖易太學木主百年習俗乃革彼未壞猶宜毀之今遇其壞易之何不可或以毀塑像爲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遂易之於是幷兩廡從祀諸賢皆爲木主

國朝燈墩豪邁好客一日設宴忽失金杯家人四覓何愛姿蘇氏誑曰杯已收貯不須尋矣及客散語公曰杯實失去尋亦不得公平日愛客任俠豈可因一杯故令名流各懷不安致失歡洽乎公稱善

遣愁集卷之三

○○○一集交誼

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死生不移貴賤不變千古久要古今共羨集交誼

越人歌二人欲訂爲朋乃先築壇以丹雞白犬歃血其盟曰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我擔簦君跨馬他日相逢馬須下

欲要訂交須不存貴賤榮辱之見方能爲長久計令人一味是勢利交耳覩此可爲一鍳

廉頗以藺相如位出己右心甚不平每云我見必辱之相如路

遇輒引避左右以爲恥相如云彊秦所以不敢加兵于趙者以我兩人在若二虎其鬭必有一傷我所以讓之者乃先國家而後私讐也頗聞之涕自愧服爲肉袒負荆踵門請罪相如即出迎與之盡歡遂定爲刎頸之交終身不貳

大丈夫作事既已說明即便冰釋不似今人稍有嫌隙遂致終身芥蒂

宋韓億李若谷未遇時俱貧甚同途赴試京師共一氊一席每謁入更相爲從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主簿之官自控妻驢韓爲負一箱將至縣三十里許謂韓曰恐吏卒見之不雅相應作別計篋中止有錢六百文即以其半遺之相持大哭而去

後漢廉范與慶鴻始亦有隙鴻乃效藺相如法每自遜讓范心甚慚亦效廉頗故事詣門負罪從此相歡時人稱曰前有廉藺後有廉慶

漢馮異朝京師光武詔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拜受謝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忘巾車之恩

南史宋季雅罷南康市宅鄰于呂僧彌僧彌問價幾何答曰一千一百萬呂怪其太貴雅曰一千買宅百萬買鄰

唐憲宗時柳宗元除柳州刺史劉禹錫除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禹錫母老萬難俱往欲請于朝以柳易播裴度

聞之因諫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曰裴度愛我忠切遂得改連州

俞伯牙聘於楚中秋夜泊舟江渚雨過月明撫琴自遣忽而絃斷使人登岸遍檢值鍾子期採樵暮歸臨崖竊聽因呼入舟中與論琴意知其志在高山流水伯牙大喜遂與訂盟約以明秋來訪贈以金帛勸之力學子期謝歸明春病卒伯牙至期果復來會知鍾已死一慟幾絕乃親詣墓前撫琴致弔哭畢琴為之碎遂終其身不復鼓

猝然相遇邂逅終身忽焉驟死無復知音撫琴憑弔慈然有餘惜乎死別異路益見交深退思古人良獲我心嗚呼尚饗來格

來款

戶書王繼津與楊繼盛同年椒山之劾嚴嵩也以疏示王曰死矣第幼子未卜婚王曰即如君言吾以弱息字公子椒山死王女果歸楊氏嵩恨之未及中傷而敗乃得免

明嘉靖中兵科給事石星以論事忤旨命廷杖削籍上怒甚親御五鳳樓潛察杖者欲致之死友人工部郎中穆文熙恐其杖斃先以藥自隨輒而身自與蔽星閽人共詈絕不顧猶且詈且挾以出附衛不顧即僦官舟護送而歸

世人大都作勢利交耳兩公獨能于死亾患難之際踐言勃力方是真交誼方爲真古人然亦見端人取友必端之一証

宋范仲淹遣子堯夫詣姑蘇索麥五百斛還舟次丹陽見故人石曼卿曰三喪在殯士欲葬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即以麥連舟贈之單騎到家文正問東吳曾見故舊乎答曰見石曼卿三喪未舉留滯丹陽公曰何不以麥舟與之答曰已付之矣公喜稱善

急人之急卻是先天下之憂而憂也更難得其父子爲心耳

以此待故人方爲真故人

石首王之誥與張江陵連姻親其日積力辭歸江陵籍沒時眷屬猶一家窒中橐饘不至公獨載一舟實薪米魚菜躬給之曰彼有罪與否我不敢知聊以延姻戚情耳是時眾方攘臂不顧

么乞奔奔如此世之肯人但喜人趨承不知趨承我者皆異日排擠不顧者也可為永鑒

丁簪義名挺與吳東潮善東潮匆飾擾攘中往收遺骸撫其家嫁其女時論稱之

張進倡亂書生汪一清被執中一少婦乃友妻也因紿云此吾妹勿污之以待贖否則寧其碎首於此賊信之並置一室相處月餘後贖歸曾未及亂

遣愁集卷之三

○○○一　集知恩

一飯不忘一豚必報德不在大患不在小彼雖不望我終不了千金相贈亦爲厚道集知恩

漢王成爲李固門人遇之特厚固難作子燮年十二姊文姬匿之謂成曰君執義先公今以三尺孤委君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將燮變姓名爲酒家傭而自買卜於市陰相往來梁冀伏誅燮已二十餘乃出及成卒燮厚禮葬之每四節設上賓之位以祀焉

成能報固燮亦能報成可謂知恩報恩者矣人世中豈易多

得

晉孟玖既殺陸機復收陸雲孫拯下獄獄吏掠拯數百兩股見骨終言機冤拯門人費慈宰意詣獄明拯冤拯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我分卿何爲乃爾耶對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并殺之

戚國時有某將撫字一義女長而嫁之後與敵戰將敗見一老翁步步結草敵馬不能前乃得免因問老翁有何恩而救我答曰某卽義女之父感公撫養故特結草以相報耳欲更詢之忽不見

蕭道成欲引謝朏參佐命乃與論晉魏故事因曰石苞不蚤勸

晉文死而慟哭方之馮異非知幾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得終身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默然不悅

寇準卒於雷州歸葬西京道出荊南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以掛紙錢踰月枯竹盡生笋衆因立廟建祠號竹林寇公祠

孟宗一哭冬月生笋此以孝感天也寇公歸葬枯竹發芽此以忠動地也總是精誠凝結所致

宋以蘇軾爲翰林學士召見便殿太皇太后曰卿今至此先帝意也先帝讀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聞之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下已而命坐賜茶及宴夜分撤

御前金蓮燭遣內侍送歸院

楊寶少時遊於郊外見一黃雀爲鴟所傷携之歸養於巾箱日採黃花飼之愈而飛去歲餘乃銜玉連環一雙來謝夜夢神語曰俾君爲三公已而果然

此非養一黃雀遂能獲報如是總之其好生惡殺之念觸處皆然畢生培德莫有涯際所謂舉一可知其他也

宗澤爲東京留守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澤單騎至其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遂解甲降又招服諸賊結連兩河豪傑及忠義民兵咸聽澤節制

劉道貞微時嘗漁澤中善歌嘯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乃殺豚進之道貞食立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而去後爲吏部郎嫗兒爲令史特超用之不知其故歸以告母母爲具道始末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傅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以進太傅歡飲盡醉乃密釋二將使之去二將奔南唐後爲將攻建州時太傅已死夫人猶居焉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贈夫人且以白旗一面授之曰吾且屠城夫人可植此爲識當戒士卒勿犯夫人乃返其金帛遣人謂曰君幸思舊德願全合城性命倘必

欲屠之吾家願與衆俱死不忍獨生也二將感其言遂止城賴以完

韓信微時貧不能自食釣於淮水有漂母者知其不常乃飯信信曰我必報母母曰我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及信佐漢封淮陰侯以千金謝之官其子爲都尉

明陳信敏公鎰爲都御史巡撫陝西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數年間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鬚呼之爲鬍子爺嘗以議事入朝民訛爲代遮道懇留者數萬計路不能行公諭以故始稍散去及復來焚香迎候者亦然民父母及身有疾祭（此世何故）願爲鼎公轎則不事醫禱輒愈一出行童人爭鼻之至於捽毆

[illegible][illegible]之不能止及公去歲圖其像以奉香火數年不絕

明浙[illegible]水公被論時有天寧寺僧明惠年八十六歲每日焚香祈佛祝曰吾聞二百年來未嘗有如是令乃幸有是令而恐以其誣去耶遂呼衆僧號於佛前一時傳爲奇事

蜀漢南蠻雍闓反諸葛亮率師擊斬之其黨孟獲復收闓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復縱出是七擒七縱焚其藤甲軍殆盡始服其心獲曰丞相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果終亮之世亦不復叛

明楊文定公溥在閣時子從石首來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惟江陵令范理頗不爲禮溥心異之廉知其賢薦知德

安府尋擢貴州布政武勸宜致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豈有私於理及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

一集名心

名藉以成身賴以生成我之恩與生我等逆謀反噬狠于野心你道是誰即中山若輩負心

安祿山陰蓄異謀以上待之厚欲俟其宴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其反上不聽乃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已言祿山遂反於范陽報至衆胡失色獨國忠揚揚有德色

丁公為項王將逐沛公甚窘短兵相接沛公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遂捨之還及即位來謁乃以徇軍中曰丁公為楚將不忠致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世人臣無效丁公也

王衍爲司徒乃以弟澄爲荆州都督敦爲青州刺史語之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我居於中足以爲三窟矣

夾帀以爲三公不思盡忠報國徒作狡謀以自固負心甚矣馮驩有言狡兎有三窟僅得免其死王公竟不得脫排牆之殺三窟何爲

侯景復叛攻陷臺城武帝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餓而景見帝于太極東堂帝神色不變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謂人曰吾常跨鞍對陣矢石交下了無怖意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能再見之矣是後梁帝所求不遂餓

守臺城王綸因上雞子百枚時憂憤成疾口苦渴求蜜水不得
再日荷荷遂殂

唐主千秋節置酒會宴晉國長公主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
且留邀歸欲與石郎反耶主還告敬塘敬塘懼乃稱臣于契丹約
同入寇唐主大懼羣臣咸勸北行唐主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
心膽墮地

宋太宗親征太原德昭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
昭者會知帝處乃止帝聞不悅及還以久不行太原之賞德
昭以爲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爲賞未晚也德昭懼退而自刎上
佯驚悔往抱其尸哭曰痴兒何至此耶

呂大防輔楊畏敢言且先密約其助已乃超遷畏爲禮部侍郎畏附首叛大防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蚤講求以成紹述之道并疏章惇呂惠卿等以進大防不勝其憤上疏力諫遂貶滴處州安置

金使銀木可來歸地定盟許以幽燕之境與宋會左企弓獻詩云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王黼等欲功之速成遂遣趙良嗣往於遼人舊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乃如約而子女財帛搜括一空宋僅得空城

都指揮使王佐掌錦衣象而陸松副之松子炳年弱冠佐深器

其才貌教以爰書公移之類曰錫衣帥不可不講乃從甚感德焉及松死炳代父職有寵於上旋亦掌篆威勢益盛會佐幸庶生子不肖日縱飲博有別墅三極其壯麗炳已計得其二存一更精雅炳復圖之不克乃陰以抑邪巾法先捕其黨并不才奴一二使證其罪而後擒之死杖下者數人佐子甚窘子之母名亦在捕既入對炳方與同僚列坐多張刑具而脇之其子方抗辯乃膝行而前道其子罪極詳子呼曰兒死已在頃刻母忍助虐耶母叱曰死即死耳尚復何說因指炳坐而顧子曰爾父坐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應亦非一致生汝不肖乃天道也夫復奚言僚佐皆驚嘆炳頰不覺發赤汗下僞爲旁視趣遣之出

其事遂寢

臨淄妓馬翹兒能新聲善琵琶以計脫假母徒居海上更名王翠翹倭寇江南掠之而去寨主越人徐海號明山和尚絕愛幸尊爲夫人凡一切計畫唯翹所使翹亦陽暱之實陰幸其敗冀得歸國會督府胡梅林名宗憲遣華老人招之降海怒欲殺之翹諫曰降不降在君何預來使事乃親解其縛而贈之金且勞之以示意華亦海上人故識翹不敢泄歸告曰賊未可說第所幸王夫人似有外心可藉以圖胡曰善更遣羅中軍同老人再往而陰以金珠賄翹翹因極言大事必不可成江南亦苦兵久不如降且可得官終身共享富貴海計遂決督府乃整兵佯迎

直逼海寨海信翹言不爲之備突入斬海首衙生致翹凱旋設
大饗於轅門令翹歌以行酒諸參佐皆起爲壽胡酒酣心動擇（侍翹使妓）
偕與戲夜深遂與及亂明日悔之仍以翹功尚不忍加害乃以（總酒功尚同恐耕矣）
賜所調永順酋長翹與渡錢塘泣嘆曰明山遇我厚甚我以國
事誘殺之且圖歸老不意戮一酋更屬一酋復何面目生世間（死得府甚）
乎夜半竟投江死後檞林亦以他事獲罪人咸謂其負心之報
翠翹誘致明山有大功于國家上則奏請襲封次則開籠放
雪衣縱之去以老林泉使之優游卒歲庶幾不負初心何乃
使之不得其所而死殘忍可恨負情儇傳吾甯爲檞林再作
○馬翹一煙花女子明山遇之特厚寵以專閫待以心腹雖

云國事爲重然士爲知己者死豈得陰幸其敗乘機以誤殺之則翹已爲徐海負心人矣翹既負海梅林獨不可負翹乎至于誅降戮順將家所忌明山既已歸誠　必出其不意而斬之況翹誘敵來降功成呼吸而乃始辱之繼絕之終誤之使之不得志以死何其負心之甚也卒致獲罪於身天道好還于茲益信

昔有人入中山採藥見一狼被獵者所傷其人善醫爲療治之不日而愈狼曰承君醫治實感再生然我餓甚君曷飽我其人曰我救汝汝反欲傷我毋乃負心乎狼曰君何不明至此背恩反噬舉天下皆如是也何獨怪於我哉遂啗其肉飲其血盡其

刻骨而去

剝艱而救之其反噬也必然所以濟人極是美事原須審擇而施之若一槩加恩倘誤施匪類始雖可觀後鮮不受其害者故曰善心太重不可與人道職此之故歟

天順間石亨與曹吉祥排陷徐有貞偽作飛參毀謗朝廷因譖有貞并及其所親馬士權遂捕有貞士權下錦衣衛獄極刑拷掠瀕死數四士權終不肯承是夜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吉祥門老樹皆折亨宅平地水深數尺京師震恐明日會承天門復災即令赦出編管金齒爲民有貞出獄感士權之義以女許婚其子及曹石敗乃放歸竟負盟士權亦無言時論皆重

遣愁集卷之四

成都余　書生生　鑒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潘仁樾湉蒼　黄人桓子年

友人

夏　烺子枚　王大壯恭修

佰　古斯氏　侯開國大年　訂正

沈尚霖霽來　畢緯前西疇

○○○一集忠義

忠自性根義本天生自然而然純乎其純既不圖利決不好

名肝腸赫赫節氣凌凌集忠義

瞻以鍾會鄧艾統兵趨漢中衛將軍諸葛瞻與戰于綿竹敗績及其子尚皆死之師至成都太史譙周勸帝出降北地王諶怒曰若果勢窮力盡當背城一戰同死社稷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出降諶乃哭于昭烈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國君死社稷難有其說郊無其人千古以來雅北地王與明懷宗而已諸葛則有子有孫泣篠則有孫無兒真欲令人氣塞

晉王濬克江陵吳丞相張悌逆戰大敗諸葛靚逆與適去悌曰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

顧今以身徇社稷彼何敢逼耶覩流涕大慟死之

晉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徵嵇紹詣行在秦準問有佳馬乎紹曰臣子扈從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及穎拒戰蕩陰帝頰中三矢百官皆散獨紹朝服登車以身衛帝石超軍至殺紹血濺帝衣還宮左右請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

溫嶠起兵討蘇峻邀陶侃同赴國難侃以不與顧命爲恨嶠激厲之始戎服登舟郗鑒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同趨建康嶠與峻軍持久不決食盡貸于侃侃怒欲歸嶠曰今日事勢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今若獨返沮衆敗事義旗將回指于公矣侃乃分米餉嶠與庾亮攻峻殺之司徒王導等同入石頭城

宣城內史桓彝赴難或阻之彝曰見無禮于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軍俞縱守蘭石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縱曰吾受桓侯厚恩誓以死報桓侯不負國吾安肯負桓侯哉遂力戰而死

唐定州總管李道玄為劉黑闥所執有故吏餽以酒謂曰吾能舞劒願假我刀乃太息曰大丈夫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處世間乎竟自刎死

安祿山反河北皆風靡玄宗嘆曰二十四郡曾無一義士邪及聞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何狀乃能如是

尹子奇圍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兼濟遠請爲公守公請爲遠戰巡乃與遠合兵圍益急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因剡蒿爲矢中者喜以爲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南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始收軍還

唐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合兵攻朱滔武俊從之軍于南宮抱真自臨洺引兵會之兩軍尚疑抱真曰今日之舉係天下安危乃以數騎詣武俊營叙國家禍難朝廷播遷持武俊痛哭朱滔縱橫武俊不禁悲亦不勝左右莫敢仰視遂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武俊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因連營而進大破滔于貝州

李懷光初有異謀子璀爲監察御史密謂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既以身許國故不忍不言及敗璀自殺

璀妙在能自裁此方可謂忠孝兩全若父死而偷生苟活則向之預告其君者則是賣父以自全也蓋棺論定果然果然

宋司馬光有疾以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夏未降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與呂公著曰國家之事今以屬公既而詔令子康扶入對拜爲尚書左僕射遼人聞之勅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

李若水從帝如青城其僕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

覘若水叱曰吾不顧家矣遂死之金人曰遼亡死義者甚衆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而已

金陷京師欲以學士劉鞈爲相鞈書片紙曰忠臣不事二君遂酌巵酒而縊金人歎其忠遍題窓壁以識其處

洪皓充金通問使金執之迫使事劉豫皓不屈將殺之旁一吏校曰此忠臣也爲之跪請乃得流遞冷山

金兵入建康守臣杜充降通判楊邦乂不屈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遂大駡而死

召張浚判建康至岳陽買舟冒雪而行時金兵充斥無一舟敢向北岸者浚急君父之難乃乘小舟徑進識者壯之

元圍襄陽統制范天順與張貴救之不克順貴俱死猶植立不仆怒氣勃勃如生乃立雙義廟以祀之

元人徇池州通判趙昴發知事不濟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與妻雍氏同縊死于從容堂

汪立信在高郵聞似道師潰歎息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乃撫拳撫膺者三遂仰天扼吭而卒後伯顏入建康聞立信二策(不得不恨殺似道)曰宋果用之我安得至此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

文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跡不履地王積翁薦之對曰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未幾入對竟乞死乃詔有司斬于燕之柴市臨刑語吏曰吾事畢矣

向再拜引頸就刑時有張毅甫者負其骸歸葬吉州會林恭亦自惠州舁天祥母柩同至人咸以爲忠孝所感

文公至燕獄劉不以死自誓其所以忍之三年者尚欲乘間圖歸復興義旅思欲得當以報宋耳至此求脫不能更無所望始死心塌地從容就節以了却此生須知活那千日並非畏死貪生苟延殘喘也謝疊山亦同是此意須細諒之

安祿山宴羣臣于凝碧池盛奏衆樂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於地西向痛哭祿山怒支解之至死罵不絕口

唐李懷光與朱泚謀反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諸行在告之事洩懷光責之荅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

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苟免貪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大怒使左右斷食之皆曰義士也

元張弘範襲執文天祥于五坡嶺命爲書招張世傑不肯再三强之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憐其忠義笑而置之

王敦反帝使敦弟彬勞敦會敦殺周顗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然後見敦敦曰伯仁自致刑戮汝何哀而哭之彬勃然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爲氣阻

王敦親任溫嶠嶠謬爲恭敬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

之聲舉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鳳聞之甚悅會丹陽尹缺嶠言于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鳳薦嶠嶠僞辭敦不許嶠恐既去而鳳于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酒至鳳鳳未及飲嶠佯醉以手擎鳳幘墜地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飲嶠臨別顧爲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三敦愈信之後鳳果譖敦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昨太眞小醉少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業盡以敦逆謀告帝與亮畫計以討之

晉王將佐咸勸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又得魏州僧獻傳國璽寶王從衆議張承業苦諫王曰此非余願奈羣下意何承業

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但老奴矣遂
悒悒成疾而卒

宋魯宗道爲諭德時眞宗嘗遣使召之及門不在移時乃歸却
從酒肆中來使先入約曰上怪來遲托何事以對宗道曰但以
實告使曰然則得罪奈何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使
人白其言眞宗以爲誠實足可大用

南唐孫晟使于周周主問唐虛實晟終不言曹翰曰有旨賜相
公死晟神色怡然整衣冠南向再拜曰臣謹以死報國

宋仁宗時張貴妃有寵其伯堯佐驟除宣徽節度使時文彥博
爲首相御史唐介遂劾彥博私通宮掖得以執攻顯用堯佐以

閣自劾帝怒時彥博在帝前介叱之曰彥博宜自省設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益怒乃貶介爲英州別駕帝慮介或道死致有殺直臣之名仍命中使護送之李師中等皆賦詩贊美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凡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元克潭州知州李芾死之時進士尹穀爲郡中乃爲二子冠招鄉人行冠禮衆曰此何時乃行此迂闊事穀曰欲令兒曹冠帶（此之謂從容就義）見先人於地下耳禮畢即與家人自焚死

文天祥如元議和被執元丞相詰曰國亡與亡四字類公勿言天祥拒之及見伯顏爭辯不屈顏怒遂強留焉後自鎮江亡入溫州與張世傑等奉益王昰即位

明左僉都御史景清倜儻有大節革命日方孝孺練子寧諸人皆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咸怪之先是司天言文曲星犯帝座一日蚤朝清緋衣而入上心疑命搜之得所帶刃詰之答曰我忍不死者為此今事不成天也毒罵不止抉其齒拔其舌血噀御衣上大怒命以鐵箒刷其肉肉盡罵已是後精英迭見特入殿廷為厲

劉璟文成公子也襲封誠意伯太祖嘗召見喜曰是真伯溫兒及文皇革命稱疾不起上欲用之罪以逃叛命璟至繫逮之親故饋刑戒曰先生忠良允為魏徵可也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我死生之分決矣至京人見猶稱殿下且云百世後却逃

不得一箇字止怒下之獄尚與其悟竟自經死上甚惜之

明丞相胡惟庸謀逆誣云所居井湧醴泉邀太祖往觀乘輿將出內史雲奇知其謀走衝蹕道勒馬言狀氣方勃舌駃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捶擿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折猶指賊第弗爲痛縮上方悟登城眺察見甲兵伏屛帷間數匝亟返兵圍其宅乃召奇已死矣上深悼賜葬焉

宋司馬光居政府以身徇社稷至病革不復自覺猶諄諄如夢語皆朝廷事也及卒太后爲之慟即日與帝臨其喪京師爲之罷市往弔如喪送葬者如哭私親都中四方無不畫像以祀嘗言吾無他過人但平生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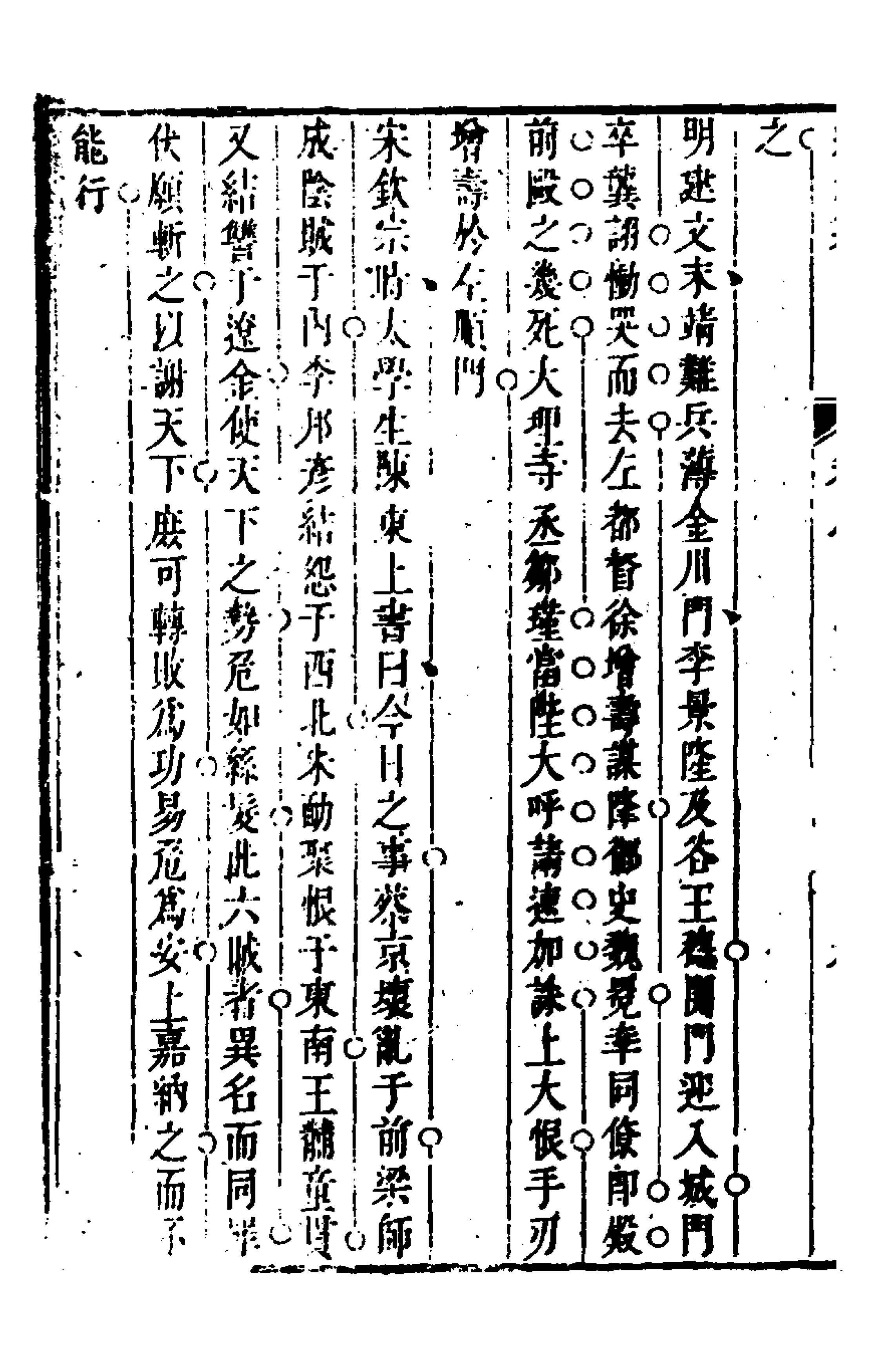
明建文遁去燕王即帝位方孝孺衰絰號哭闕下聲徹殿陛上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奈成王不在何曰成王之子固在上曰國賴長君方曰何不立成王之弟上語塞乃曰此吾家事與先生何與奚此自苦乃爾復逼其草詔上降榻親授筆札且勞之曰欲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于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制不可草上大怒曰汝不怕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何妨哭罵益厲遂命磔于市宗黨坐死者凡八百七十三人朋友與孝孺一面者悉皆誅戮

黃陂張國勛守仁明崇禎丙子歲爲應城司訓本年十月流寇圍應城國勛率民兵死守三月城中食盡遂附國勛城頭具衣

寇北向拜還守殯宮賊闖入將焚殯宮固勸厲聲罵賊抱先師木主哭之慟忽反風滅火廟上殷殷若雷聲賊執固勸斷其左臂罵益烈賊支解固勸舉合室投巨燄中

明靖難兵下山東參政鐵鉉盡心防禦燕王命決水灌城鉉紿以出降開門延入乃令武士設伏城壘候入用板閘下之幾中其策王大怒復以巨礮飛擊鉉書高皇帝神主牌懸城上師不敢攻燕王憤甚計無所出迨革命日命斬于市剝其皮懸之城外後上過之皮若犯駕者三上益怒命煆之灰

唐將軍高重捷與朱泚將李日月戰死斬其首去德宗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爲身而葬



之

明建文末靖難兵薄金川門李景隆及谷王穗開門迎入城門卒襲詔慟哭而去左都督徐增壽謀降御史魏冕等同僚即殿前毆之幾死大理寺丞鄒瑾當陛大呼請速加誅上大恨手刃增壽於左順門

宋欽宗時太學生陳東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陰賊于內李邦彥結怨于西北朱勔聚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結釁于遼金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斬之以謝天下庶可轉敗為功易危為安上嘉納之而不能行

宋太祖遣使賜昭儀節度使李筠中書令筠乃取周太祖畫像懸之於壁置酒延使涕泣不已遂與北漢主劉鈞起兵拒命太祖自將討之山路險峻不堪行走上先下馬負石將士爭趨頃刻爲大道因與石守信等會於澤州筠敗赴火死

四川宣撫使吳曦反王翼諫曰如此則祖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不聽遂稱蜀王脅安丙爲相丙稱疾不出楊巨源謀討曦丙知之致書延之臥內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乃共草矯詔率其徒入曦僞宮斬之

洛州類人淳于氏色美繫獄李義府屬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爲妾事覺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

嬰之先入白母母曰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今能盡忠吾自不恨於是入奏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猶顧望不退義方三叱方始趨出上以義方廷辱大臣貶爲萊州司戶

晉靈公不君趙宣子屢諫公惡之使鉏麑賊殺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蚤坐而假寐麑退而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楚伍員與申包胥友善員父奢爲平王所殺員奔吳與包胥別語之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復楚員既至吳遂道吳伐楚自將入郢大破楚師起平王尸鞭之三百包胥如秦乞師秦嘉之

外舍因無意起兵依廷犒而哭七月夜不絕泰王憐之出師敗吳耶王復國

興化軍陷知府陳文龍被執欲降之乃指其腹曰此中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食死

李師道使養客於蚤朝牆中賊殺武元衡又擊傷裴度首度怒甚因淮西反言于上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賊輩俱生將行復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時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流涕送之

婺州處士呂稠奏上書乞斬韓侂胄曰道學自古恃以為國而禁逐之是將空陛下之國而獨不悟耶侂胄大怒貶配欽州

司馬昭廢曹芳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佯狂不仕寢

所乘車足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卒于車上

明姑蘇徐九一諱汧號勿齋家貧幼孤少負氣節年未二十聞同郡周忠介公順昌以忤逆閹魏忠賢被逮貲罄蕭然因懇于內家貸得一十金寄詣舟泣贈嗣是名譽日隆崇禎戊辰成進士官翰林仕至宮詹崇禎殉國時適封王歸東抵家聞變即欲死因念諸王尚在江左須爲稍留以作後圖及弘光立馬士英當國知時不可爲遂不赴京預令家人避跡遠鄉迨乙酉六月十三日大兵破蘇即出城登舟泊虎丘後河止一老僕徐慶相從是夜月明如晝令慶具酒歡飲時值二鼓四野人靜乃整冠帶向北叩首將見先帝于地下汝勿挽我遂作札付二子并訓

宗族北向載拜赴水而死慶卿死志已決亦不復救及明始撈置岸側時下江南主帥總督李公延齡部院上公國寶聞之駭疑偕往驗視嗟嘆起敬命具棺成服至康熙乙丑夏五月巡撫湯公潛菴斌深嘉其從容就義與他人殉難不同勑建祠于虎丘竹亭之傍專祠致祭其長公壬午孝廉彬字昭法號俟齋恪遵先志守貞不字遁跡于靈巖之上沙澗上迄今四十餘年足跡不入城市官斯地者每易服潛訪輒踰垣而避長邑教官姚文燚嘗作閉門行傳世

弘光末大兵破蘇解元楊廷樞字維斗進士劉曙字公旦咸爲官兵所執解赴王將巴大人營中諭之使降不屈死之

明崑山顧漢石咸建寓居蘇城癸未登進士選杭之錢塘令赴任未幾值大兵下浙被執不屈死之時當酷暑死三日無一蠅集其屍人甚異焉

先母舅許君聘諱王家係先慈胞兄也少補長邑弟子員負奇氣矢忠節大兵下蘇引家人避於婁河之盛德村默以死誓兵以勦寇到鄉囑家人曰汝等善藏請從此別吾不復再見矣因送妻子登舟隨赴河死至康熙間都人士每道其事有寧都魏冰叔禧及郡人韓慕廬菼楊明遠炤等以次作傳用垂不朽已載入郡誌

李賊陷京都備討汪偉大書古語云國不可背身不可降夫婦

同死節義成雙遂與夫人耿氏置酒飲畢向北再拜又交拜話別設兩繯於中堂偉以便就右耿就左既縊耿復曰止止（注寫出也）雖在顛沛夫妻位序不可紊亂因復下互相換正位然共縊

此之謂從容就義也死是何等事乃能大顛沛心又做得如此悠閒自在不特忠義使之然是一團學問所致

弘光遁出百官星散百川橋下一乞兒題詩于橋柱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可憐湧沸矣而淚之野）逢鄉筆躍入秦淮河死又一鄉民賣柴入城郑安撫使至將柴悉投諸水棄船跳入文城霸南龍游河死

嗟乎國家養士垂三百年一旦變起綱常名義乃不僅得之

公侯將相而并得之草野細人亦事之可矜可喜者也咸爲
予言草澤中何謂無英雄余曰然所見惟小乞兒與賣草翁
耳

明懷宗被難長洲諸生許玉重琰聞變悲號遍身衣帶盡書崇
禎皇上四字遂絕粒七日而死迨大兵下蘇諸生顧所受以一
呈赴縣曰將欲請難特來相告縣公李某正色曰死節事恐不
是與人商量的頤大服亟袖呈去赴長庠泮水死

天啟中張振德蘇州人由貢選縣尹遂任巴蜀一家相隨喫蔬
茹菜安貧守義三署邑篆歷有尸祝當藺寇之變甫出棘闈急
迨還邑而賊兵奄至督戰力盡崩哭入城遂殺其妻錢氏長息

顧氏夫子張洍及女淑安淑慶北面羅拜盡投烈焰僮僕殺炎
顧美等長幼男女二十一人皆慷慨憤激同時殉節止長子張
純以應秋試歸鄉僅存一息撫按以闔家死難上聞有旨贈光
祿正卿蔭其子爲錦衣衛千戶

甲申之變戶部尚書倪元璐衣冠向闕北謝天子南謝母索酒
招二友爲別遂縊死越三日賊入見顏色如生驚避去一門殉
節者共十有三人

左都御史李邦華聞難乃題閣門曰堂堂丈夫聖賢爲徒忠孝
大節矢死靡他走文丞相祠再拜自經

副都施邦曜聞變題詩于几曰愧無半策匡時難但有微軀報

王恩遂自縊僕解之復蘇叱曰若知大義何久留我更飲藥死

大理卿凌義渠聞難以首觸柱流血被面盡焚生平所著述冠帶正笏望闕拜復南向拜遺書上父曰盡忠正以全孝能死庶不辱父乃奮身絕亢而卒

可知忠臣孝子

刑部侍郎孟兆祥守正陽門賊至死于門下妻何氏亦死子進士章明收葬父屍亟歸別妻王氏曰吾不忍大人獨死當往從之王曰君死妾亦死章明以頭搶地曰謝夫人然夫人須先死乃盡遣其家人出視妾縊氣絕取一扉置上加緋服又取一扉自置妻左囑婢曰我死亦置扉上遂整緋袍自經

左諭德馬世奇子若常是日方早膳聞變曰是當死家人曰尓

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不死以辱太夫人耳遂作書別母侍妾朱氏李氏盛服而前世奇曰若將辭我去耶二妾曰不然主人盡節我兩人亦欲盡節敬來相別耳並入室自縊世奇撫而熟視笑曰若少年女流竟能有志死耶遂亦引頸自死家人救之復甦告曰聞駕已南幸可爲從人計世奇不應復將冠帶焚于庭以司經局印置案上捧勅北面再拜又南向拜母卒自殺

左中允劉理順聞變題詩於壁酌酒自盡其妻萬氏與妾李氏及子孝廉某并婢僕十八人闔門縊死賊多河南人至其居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奉令衛公何遽死也數百人皆下拜涕泣而去

左庶子周鳳翔、帝崩梓宮暴露東華門外赴哭幾絕歸寓遺書訣父母曰男幸不辱此身以辭兩大人兼復作詩一首有碧血九重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之句再拜自縊二妾從死

御史陳良謨聞變痛飲作詩爲繯於梁欲自繫妾時氏方娠語妾曰吾年踰五十無子幸有娠倘生男可延陳氏血食勉之妾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遇賊受辱不如無子請先死以絕君念遂投入繯良謨大服其言卽別作一繯與之同縊

此女具絕頂見識總之貪生被辱子亦不保不若死之爲愈

聞之使人肅然起敬

兵部郎中成德聞賊急致書同年馬世奇約同死難及上崩以

鷄酒哭奠梓宫前賊露刃脇之了不爲動踞罵賊母張氏前慟哭母曰兒起我知之矣入室自縊妻張氏亦死一子六歲挨殺之然後自殺

兵部員外金鉉因賊攻城急跪母章氏前曰兒世受國恩義在必死得一僻地可以藏母幸速去母曰爾受國恩我獨不與乎爾事急應下井是吾葬所毋以我爲念鉉痛哭復辭母視事丁未歸於御河橋聞城陷望闕再拜不復到家卽投河中從人極救挽之不放乃嚙其臂急赴深處時河水淺乃侻首泥濘死之報至章氏卽投井妾王氏亦隨之死其弟諸生錝曰母死郎應從死然母未歸土未敢死也遂市棺歛其母旣葬三日復投井

死

新樂侯劉文炳因賊破外城嘆曰身爲外戚義不受辱其女弟適李未三十而寡疾召之歸與弟左都督文耀穴一大井驅子孫男女及妹十有六人盡投其中縱火焚賜第火燃俱赴火死祖母瀛國太夫人卽帝外祖母也年已九十餘亦投井死

駙馬鞏永固殺其愛馬焚其弓刀鎧仗大書於壁曰世受國恩身不可辱時樂安公主先薨以黃繩縛子女五人于柩從外舉火遂自刎

錦衣衛同知李若珪守崇文門城陷作絕命詞云死矣卽爲今日事悲哉何必後人知遂自縊

弘光元年大兵至范家集總兵王之綱邀逕按凌駉南辭不聽及睢州破駉被執不屈投身于水與姪潤生自縊遺書撫王曰愼無渡江若渡江則投于江頭後御史即錢塘江上伍相國也王厚斂之事聞贈兵部

隆武末大學士黃道周請以所相募兵江西給空劄自函號召得百餘人居吉安大兵下徽州執送江寧道周絕粒不食積十四日不死內院洪承疇憐而欲生之卒不屈死之

大兵破義烏至七里寺張國維具衣冠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作絕命詩云艱難百戰戴吾君拒敵辭朝氣勵雲時去仍爲朱氏鬼精靈當傍孝陵墳從容赴園池死

汝可起字君喜壬午以明經授常州府訓導閏十一月南下至河間府遇兵君喜整衣冠危坐騎呵曰汝官耶速降則免死罵刃脅之君喜罵曰我天朝臣子豈爲汝輩屈耶罵不已騎怒攢刃斫之臍絕以手拭頭血印壁間大呼崇禎聖上數聲仆火死

靖難兵入德州教諭王省坐堂上伐鼓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在遂相向大哭以頭觸柱而死

成化間林俊以劾僧繼曉下獄中將不測太監懷恩叩頭力諍上怒舉御硯擲之恩不爲動免冠號泣不起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謂鎮撫司曰若等諂媚梁芳合謀傾俊俊死汝輩不得獨生俊賴以全章瑾以寶石進鎮撫司命恩傳旨恩不肯傳上曰

汝違我乎思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上不得已乃命單昌傳之思復諷尚書余子俊執奏許以從中覆戍余謝不敢思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時王恕屢諫思曰天下忠義惟斯人耳

甲申國變後蘇州衛試百戶周邦彥不食六日死其兄諸生邦彥投吳淞江以死東湖迂史爲作傳

崇禎末逆賊張獻忠犯貴陽文武諸大吏聞風皆遯布政使三原張耀衡率家僮守城城陷公猶手刃數賊獻忠以禮請曰公吾秦人吾甚重公公若降當居宰相公奮罵不屈賊械其妾媵三十人於前曰降且免一家死公罵愈厲賊割其舌支解之妾媵等皆死

景泰五年、皇太子見濟殂、御史鍾同手疏請復上皇建復沂王未上以示都憲劉廣衡尚書胡濙濙謝不敢縮頸搖頭曰作死作死禮部章綸亦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請朝上皇以敦同氣之至情復汪后以正天下之母儀迎沂王以正國家之大本上覽畢大怒時已暝宮門閉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逮二人入獄拷訊日加笞掠血流遍體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指使不服復加炮烙之刑濱死卒無一語株連會大風晝晦黃沙四塞乃沓勅錦衣衛緩其獄

王倫使金欲遏之降倫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共知今將命被留污以偽職敢愛一死以辱君命遂自縊

元人入西和知州陳寅固守力不能支城陷寅伏劍死妻杜氏
即飲藥自殺

趙鼎在吉陽軍知檜必欲殺之及得疾自書銘旌曰身騎箕尾
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死一生以固國本復中原為
意終身不附和議為中興賢相首稱

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大衆校尉朱序為囂將苟宇所獲宇欲降
之序大怒叱罵衆爭殺之宇曰義士死節可賜以劍乃銜鬚於
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無令鬚污血遂伏劍死

侯景使子鑒寇吳興太守張嵊書生不嫺軍旅或勸之降嵊曰
我豈不知此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二耳及戰敗還府整

衣冠安坐堂上鑿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嘆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速死爲幸景欲存其子嘆曰我一門已登鬼錄（此豈書生所能）決不就爾輩求恩景怒并殺之

張巡許遠久守睢陽城中食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盡巡殺愛妾遠殺其奴以食士後復括城中婦女老弱食之力竭城陷巡死遠被執生致於洛亦死之○巡行兵不依古法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故下爭致死力前後四百餘戰殺賊十二萬人張鎬聞圍倍道進救比至城已陷三日矣進至七日賊亦潰計

朱泚召段秀實議稱帝勃然唾泚面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

既肯從汝反耶因舉笏擊洮傷其額洮怒殺之

崇禎甲申正月李賊薄寧武關衆皆欲欵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謂衆曰苦戰三日殺賊且萬汝輩何怯之甚脫勝之一軍皆爲忠義萬一不勝縛我以獻汝等可無恙力盡城破乃闔門縱火家人盡焚死自揮短刀出鬭被流矢見執縛而磔于市遂屠其城嬰穉不遺自成嘆曰使守將盡周將軍吾安得至此

三月復破保定御史金毓峒守西門賊執之令三呈墓廟見賊帥猶奮拳毆仆之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縊從僕張孫以武舉效力行間城陷衆解戎衣避匿振孫衣補襠大呼曰我金御史從也賊執殺之毓峒子嬰子婦陳皆年十八與其祖母張母楊嫂

常一時盡投於井侍婢四人恐被辱亦從下

復向宣府總兵姜瓖太監杜勳皆緋袍八騶郊迎三十里巡撫朱之馮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成叩頭曰願中丞早聽軍民亂欲罷之馮不得已獨行城上見一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賊數百賊雖殺我無恨矣衆不肯之馮無奈自起燃火衆又競持其手之馮憤甚乃奪士卒刀自刎衆遂舉城降

唐明皇教成舞象天寶之亂安祿山宴客出象給之云此自海南奔至以吾有天下雖異類必拜舞乃命之舞象皆努目不爲動祿山怒盡殺之

異類尚知此一義何以人而不如象乎

唐昭宗養有弄猴隨班起居賜以緋袍號孫供奉及朱溫篡位

猴見之趨前跳躍奮擊怒搏遂自殺人謂唐朝臣筆多愧此猴

明崑山蔡忠襄諱懋德少時潛心理學探濂洛之正宗究鵝湖之秘旨世推陽明之後一人後成進士遊杭司李行取入京歷任兵憲臬藩政績茂著在在尸祝崇禎末陞山西巡撫時闖賊李自成勢張三秦破遂犯晉界公悉力防禦屢戰屢却會賊突渡平陽公慨然曰等死耳死於城曷若死於陣乎疾率兵馳救貽書寧武總臣周遇吉約同死守遇吉感奮許之時命郭景昌代任左右請急移鎮候交以脫危難公曰此何時尚循往例耶候新撫至當與協力破賊耳及郭聞警不前甲申正月賊薄太原遣使持牌招諭公即登埤碎其牌斬其使賊怒圍益急二月

初七日大風拔樹揚沙蔽目城陷公乃草遺疏遣使上之晉爲厲罵以殺賊諸將私謀執公出城公曰吾封疆臣應死封疆汝輩何陷我於不義堅不肯行急率中軍應府盛材官段可達及家丁數十巷戰殺賊甚衆力不能支遂至三立祠北面載拜自縊體輕未即死時盛知公志決因脫鐵甲覆兩肩覩氣絕向公叩首亦以弓弦自勒㨿丁抱救乃拔刀斫之遽刎死賊至驗屍恨公久抗不降復加戮焉可達乃扮乞兒求得公屍瘞土墻隙之逾旬始市棺斂於淶山廟顏色如生因攢于南門外東岡[illegible]五年戊子子方炯方炌往扶櫬歸晉人泣送者盈道路

遣愁集卷之四

一集孝友

孝行是尚友于是敦父母不間兄弟無爭詩稱張仲聖許閔曾萬世欽仰千載流名集孝友

宋袁粲謀誅蕭道成褚淵具以告乃遣戴僧靜攻之粲子最以身衛父粲謂曰我爲忠臣汝爲孝子死復何恨遂父子見殺百姓哀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齊南康公褚淵卒世子賁以父嘗仕宋恥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弟屏居墓下終身

吉翂年十五父爲原鄉令爲姦吏所誣罪當死翂乞代父命梁

王以其幼疑人教之及廷尉詰實並非人教乃宥其父丹陽尹
王志以純孝舉狀曰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當此舉是因父取
名何辱如之力辭不受

唐玄宗甚友愛嘗爲長枕大被與諸王同寢謂之五王帳薛王
業有疾親爲煑藥風燃鬚左右驚救上曰使得飲藥而愈鬚何
足惜

李勣甚友愛處閨門雍睦而嚴其姊病親爲煑粥風回致燃鬚

宋太祖嘗御正殿必令洞開重門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
曲人皆見之性仁孝晉王光義嘗病亟帝親往視自爲灼艾王
覺痛上即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每謂侍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他

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我所及也後奉慈命特以天下傳賢
王
徐積事親至孝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
哲宗聞之特賜帛米旌表
元仁宗延祐二年蔡九五作亂頼祿孫負母入山避之盜至守
母不去以身蔽翼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孫含唾哺之盜見相
顧驚嘆反取水予之事聞特賜旌表
王祥事繼母至孝冬月母思食鮮魚以嚴寒水凍覓不可得祥
乃往臥冰上冰解獲雙鯉以歸母私其己子覽而待祥甚酷覽
輒諫不聽嗣後母有所虐使覽必與俱飲食則其母始感動均

相愛焉

徐庶歸劉備曹操怒乃使人劫其母以招致之庶至孝聞之急謂備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今母爲操虜方寸亂矣留此無益遂辭去備泣送之庶感其情誼乃指其心曰今日之去誠不得已若爲彼更設一謀非大丈夫也及歸操操待之甚厚然以備故終身不建一策

庶之急去以全其母固是孝子心腸而玄德依依泣送實覺萬分不捨乃竟聽其去而弗爲强留不忍屈其子以害其母更是仁人志量較之劫質其母以招致之其相去幾何所以徐君愈感其情更高其義終身不爲曹謀方見英雄心照人

之相知貴相知心此之謂也

張孝基爲人友愛初舉孝廉父母卒二弟俱幼與分家產孝基欲成二弟之名乃田地居其肥者僮僕選其壯者二弟感兄教訓毫不與爭鄉里咸以孝基爲假孝廉縣令聞之特薦二弟義讓可嘉奉旨徵聘及出仕數載令聞遐著孝基復勸二弟乞骸歸里共樂林泉方始遍邀親族歸還弟產并籍歷年所收餘息逐一交明二弟更感其德連辭不應奉兄以終

漢淳于意爲齊太倉令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罪

文帝見書憐之免其父罪并詔除肉刑

吳璋父卒時年止十餘歲其母陸氏選入內廷宣德間隨親王分封廣東韶州尋改江西饒州越數年璋年已長棄家訪其母至韶而陸已移饒州矣往來奔走足指俱裂不復能進臥野寺廊間有道人焦姓者憐之出囊藥以傳隨傳隨愈過嶺芒間有黑蛇嚙其足即昏瞶倒地復遇前道人至以藥塗之即於嚙處抽出黑涎尺許而愈然足尚疼未能隨衆行一日後復風雪中將憇於枯廟忽見焦道人冒雪而來撫其背曰爲母忘軀若是乎眞鐵漢也出餅與啖頓忘飢寒天明尋路而行至饒州叩王府訪問則母果在求見不允遂賃居于王府旁書思親二大字

於獄時時哀慟諸內使哀其志爲言於王因允其請入見於獄
膳所母已病篤不知人矣璋退而泣籲天刲股作糜以進母
啜之而甦於是母子相勞苦抱頭而泣王憫乃賜食遣扶母
出至旅舍三日而母卒璋負櫬以歸璋字廷用人稱爲全孝翁
季子洪登進士官至尚書洪子山亦官至尚書其子孫簪纓弗
絕世以爲純孝所致云

常熟歸孝子鉞少喪母父更娶太倉婦婦有子孝子失愛每父
責母輙索大杖與之曰徒手恐傷也家貧食不贍母輙罪孝子
不置父怒逐之困頓於外又言子不歸家必在外爲盜行耳父
復呼回杖之父卒母獨與己子居孝子因販鹽市中而時私顧

其弟問母饑食乎德康年大饑母弟不能活孝子因往涕泣迎養母始肉漸食還孝子得食必先母與弟已甘受飢而黃而體瘠人因呼之爲菜大人歸孝子云

鄭克敬延平之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平府學訓導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於高廟嘗奉使復命賜讌不飲食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沒忌不忍食酒肉上曰尊長賜賤者少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對曰臣聞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過壽張召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深是之賜以

縑帛

忍之爲義大矣哉忠臣烈士非忍不成聖賢佛祖非忍不就唯其能忍則凡一切嗔怒悲歎恩情讒間皆不能動誠居家第一良方處世第一要着

裴叔則營新宅甚壯當移住一日與兄其遊牀帳儼然軒楹疎朗殊快人意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能明言叔則會知其情便推讓與兄居之

建寧人陳榮母喪目失明十年百藥罔効忽聞舌舐可以愈疾榮卽爲母日舐數十夫[illegible][illegible]一朝豁然開朗又鄰火及廬榮從外奔救抱母號呼須臾風返幸得無恙後郡城水災人民漂

淡榮與母兩地隨流各附一木漸泊岸卒遇其母適郡守官舫過夜夢神告次午有孝子附舟郡守泊舫待至日中果見兩木浮沉忽令撈起則陳榮與母也郡守驚詰有何孝行遂得動天榮曰予何知孝惟一刻不敢忘母而已郡守以聞天啟中特

賜旌表

洪武時浦江鄭氏十世同爨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絲毫皆有籍可核諸婦惟事女紅不與家政子孫孝謹家畜兩馬一出則一不爲食其所感如此上素識其名後被人妄訐與權臣通財時嚴黨羽之誅犯者不論與否必誅其宗長濂與從弟湜爭先就吏上憐之曰朕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爲參

政因問濂治家所以得長久之道對曰謹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

洪武中山陰民徐允讓及妻潘氏因元末兵亂奉父安避山中遇寇祈安流血讓抱安呼曰寧殺我毋害父寇捨安殺讓將辱潘潘紿曰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則無憾寇信之爲之聚薪燃火火方熾即投火死賊驚嘆而去安得免至是有司以聞旌表其門曰節孝居

洪武戊寅閏五月乙酉太祖崩於西宮皇太孫建文號髮痛哭哀動左右數日晝不飲勺水夜不就枕寢當上不豫更深侍衛問無不應應無不起體素豐腴宛至骨立先是懿文太子病楚

痛呼號太孫年僅十四含淚撫摩日夜不離太祖嘆曰有孫純
孝至此朕復何憂
松陵文獻曰顧宗義字惟正一字貽善世居城西流虹橋與兄
宗仁相友愛終身不異爨後宗仁無子宗義命長子言嗣之畀
以故廬而別與次子行耕於充溪相距數十里每遇蔬果薦新
之日必賫以奉兄俟兄巳先嘗然後敢食雖家人亦無敢先食
事無鉅細必稟命於兄數十年如一日也其裔孫允中字道原
號復菴創産授廬給孤貧子姓俾有成立克纘祖德佐成允中
之志者其宗人巖氏也世稱義門必首推顧氏云邑之南士周
安嘗賦充溪行以美之吳時萊亦賦焉

孝子萬元亨字爾嘉小字芳生南昌人父文英爲鳳陽推官崇禎乙亥元夕流賊犯鳳陽巳及司李之署急索李官安在孝子乃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着青衫出大呼曰延賊者索官何爲我乃官也賊遂臠刃脇之孝子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嗾命旁賊加刃孝子死賊以爲此官也遂置文英而去

張嘉玲字佩璁居吳江之嚴墓村幾年積學試輒高等年未三十棄諸生籍心理學攻苦刻勵一動一言必受程於紫陽而恥自標榜對親朋粥粥然如坐嚴師之側親歿三年不寢處於內不食兼味哭踊一遵古禮人咸稱爲江南孝子乃佩璁之心慊如也吳超士爲賦張孝子詩詩見紀事詩鈔

粹然儒者之行古人且不易得況今人乎

張孟仁妻鄭妙安弟仲義娶徐妙員敦義親睦徐富鄭貧不驕不詬或一歸寧則交乳其子女雖諸兒亦不知孰爲己母家嘗畜猫犬一日猫被竊犬即乳猫子人咸謂和氣所感太平間因表其門曰二難

明世宗壬辰御史馮恩劾汪鋐方獻夫張孚敬三人姦邪不測乞斬之以懲更新之象上怒逮訊鋐等恨之入骨刑部定讞論死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請以身代皆不報甲午冬將處決行可乃於長安街刺血書自縛闕號哭請死通政司陳經見而憐之爲引奏上動容曰忠孝乃出一門卯其貰之因得

減死戍雷州

宋太子劭自立王僧綽被殺其弟僧虔咸勸之逃答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若不及兄與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而登仙也焉忍逃耶劭聞而怒并殺之

不止視死如歸

〇〇〇一　集節操

惜其名節愼其操持吾刄將斬磨礪以須卻衣甘凍秉膺不遂以若而人淸風庶幾集節操

漢王烈每以德行化鄉里適有盜牛者主獲之盜曰刑戮是甘但勿使王彥方知也烈聞爲和解之且贈以布使其自新後有劍遺於路一人守之不去衆共驚異詢之乃前盜牛者

大夫韓朋妻美康王奪之復係之囚朋乃自殺一月妻與王登臺自投下死遺書於帶曰願以屍還韓氏合葬王怒令埋兩冢忽有梓木生二冢上根交於下枝連於上復有鴛鴦各一雙晝則

相集而鳴夜則交頸而臥人謂其在天爲比翼鳥在地爲連理枝
在花爲並蒂蓮在水爲比目魚
魯人秋胡娶妻纔氏數五日而官於陳三年而後歸見路傍有
女子採桑少而美胡下車挑之曰耕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
郎吾有黃金百鎰願期與子相將類不受及胡抵家母呼婦出
即採桑女也乃數胡之罪投河而死後人贈詩云郎恩葉薄妾
氷清郎說黃金妾不應假使偶然通一笑三年誰信守孤燈
明建文時燕王渡江解縉胡廣與周是修約同死難解開是修
果死復使人覘廣動靜見胡方呼僕飼豬亟以報解笑曰彼豬
尚不肯捨肯捨性命乎後同侍文淵閣文皇曰爾二人少同業

仕同官繆有子廣宜妻以女廣曰臣妻方娠未卜男女上曰試許之定生女也已而果然遂定約迨繆遭讒死舉家戍邊廣便欲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救血被兩頰泣曰薄命之婦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邂數年解始蒙有女卒歸焉

從容就死實係萬難仗義靖節原出於一時激烈是修毅然而死有甚商量廣之叚術因勝不肯郎解之東看西探亦蚤無死志久矣繆與廣既負是修同死之訂廣又何妨負繆秦晉之盟獨此女能彌其節操既足媿父又足媿翁廣則既已媿繆又并媿其女賢哉賢哉是女當與是修合傳同旌並昭

千古

廬江毛義以行義稱鄉里南陽張奉慕名往候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爲安陽令義捧檄入內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後義母死遣徵不起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

東平鄭均矜尚廉節屢辟不就漢章帝東巡特幸其舍賜尚書祿以終身時號曰白衣尚書

漢張奐擊伐叛降之羌人遺以馬與金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舉還之諸羌敬服

司馬昭晉爵爲王司空荀顗謂太傅王祥曰晉王尊重相率而拜無疑也祥曰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爲也

見昭烈長揖昭曰今日知君見賢之至也

梁陳霸先起兵討侯景蕭勃止之霸先曰京都覆没君辱臣死誰敢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赴援遣資一軍猶賢乎已而更止之乎乃遣使詣湘東王繹受節制

齊王高洋誅盡元氏定襄令元景安請改姓高氏兄景皓曰安有棄其本宗而從他人之姓者乎大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卒被誅

宋劉溫叟性清介開封尹光義聞其貧遣使賫錢五百千遺之不敢卻置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端午復送角黍紈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記宛然

宋包拯峻直剛毅及知開封府貴戚宦官爲之斂手童稚婦女皆知其名呼爲包待制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人以其笑比黄河淸焉

范純仁論王安石新法乞賜退黜以答中外之望不聽求去不許未幾改判國子監去意愈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每上疏切諫神宗知其忠悉不付外純仁乃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賜貶竄帝曰彼無罪命知河中府

陽翟田晝與鄒浩友善約以氣節相激厲及孟氏廢劉氏立浩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及浩以諫得罪遠竄晝送

之遂浩出游言正色曰使志先驟然官東西道哭不出于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顧若無以此舉自斷十月當爲者罔未止此也浩歎淚謝之

道君皇帝崩於金之五國城宋弁在燕山爲文以祭曰嘆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之莫逮淚灑冰天服斬衰朝夕哭洪皓聞之亦操文往祭金人義之皆不之責

金人陷洛尹焞闔門被害焞死而復甦後劉豫聘之不從乃奔蜀止於涪關三畏齋以居州人皆不識其面後范冲舉以自代始出爲崇政殿說書

洪皓留金十五年以和議成而還入對即求歸養母帝曰卿忠

昔日月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及見秦檜語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宮室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人以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成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後以論事相忤出知饒州

贛州知州文天祥從以身徇國使忠臣義士聞風而起乃舉兵入衞其友止之天祥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莫不感動

元人徇饒州知州唐震死之初故相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匾其亭曰止水人莫之諭及城破遂赴止水死

梁鴻有才德勢家多欲妻之並不娶同邑孟氏有女名光字德曜肥短黑醜力能舉石擇對不嫁年已三十父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伯鸞者方可與配鴻聞而聘之鴻家貧賃舂于皐伯通廡下光每爲饋食必舉案齊眉深致敬禮終身不少怠

建安五年曹操擊劉備敗之備走依袁紹關羽守下邳與備后及甘糜二氏共爲操所虜操欲亂其君臣之義使羽與后同居一室羽恐涉嫌乃積薪明燭坐以達旦

蘇武使胡爲單于所留官之不屈乃使牧羊於野外每至絶食嚙雪吞氊如是者十九年出入必持漢節旄盡落匈奴詭言武死妻子俱他適後寄書於雁足武帝射獵上林獲雁得書使

人索之遂得歸漢

建中靖國元年宋徽宗郊祭天壇陳襄已從時天甚寒趙挺之與以一裘襄已嫌其貪污卻之不服竟至凍死

晏嬰相齊其僕爲御而出妻從門間窺其夫秉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爲自得既而歸妻請去夫問故妻曰晏子身不滿六尺相齊名顯諸侯今觀其出志念深抑常以自下今子身長七尺爲人僕御觀子之意自以爲足是以求去其夫作服後自損抑晏子怪之因以實對晏子乃薦爲大夫

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傍有李正熟衆爭取啗衡獨危坐樹下或問之答曰非其有而取之於義不可人謂世亂無

王取之何疑答曰李雖無王吾心獨無王乎

曾子衣敝衣而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使曰非先生有求於人人自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弗受孔子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

張簡懿公鵬爲理漕都御史作自警銘書於淮陰行臺云嗚呼小子淑愼爾止爾公爾廉天必福爾爾貪爾婪天必禍爾爾肯畏天天必培爾爾恐欺天天必覆爾禍善禍淫天實由爾栽培傾覆天不爽爾天維顯思敢不敬爾庶幾夙夜於時保爾書揭座右朝夕警爾嗚呼小子淑愼爾止

後漢宋弘爲太尉形貌品行俱過人光武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廷臣以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群臣罕及上曰試圖之一日召弘問曰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答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宋神宗朝王安石力行新法與劉恕友善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宜以利爲先安石怒遂與之絕恕亦托疾引去

曹爽謀反伏誅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無子父母欲嫁之其女截耳斷鼻以守節家人勸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何自苦乃爾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今

晉氏巳廢何忍背之懿聞而賢之使乞子字養爲嗣後

宋張栻穎悟夙成父浚愛之長師胡宏宏曰聖門有人矣孝宗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栻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是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望其仗義死節乎其遠惡人尤嚴嘗病與出遊曾覿覿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窻欞覿手不能下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陳亮才氣豪邁善談兵議論風生下筆千言立就志在經濟淳熙中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孝宗將擢用之曾覿聞而往見亮以爲恥踰垣而逃覿不悅而歸及光宗親策進士以亮對爲善處人父子之間大喜御筆擢爲第一特賜狀元及第

韓退之愈昌黎人上佛骨表忤旨謫貶潮州因鱷魚爲患撰文致祭魚即徙去後起爲京兆尹執法不撓六軍不敢犯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相犯也

包拯少負盛名舉孝廉鼎革後削髮入空儲絕跡城市躬自灌園再食不給怡然弗顧

康熙戊申和州烈女陳冬青年四歲與本州黃氏聯姻夫諱爕鉉逝十九年而歿時歲癸亥陳年十九聞訃一慟幾絕即閉戶自經家人覺救乃不克死因求歸黃氏爲爕鉉之兄元鼓所越半載始得適黃親族勸其冠笄而往冬青曰我女子也何喪飾何以見夫君於地下乃縞素而前既抵家爲其茶果進翁

姑謂家窮拜聚鉄木玉盡禮盡哀然後懇辭之併為怡悅姑心始
安謂無他志乃作東致父母別兄弟姊妹夜半遂縊而死聞於見
庠生謨為作行實具憲請聞
烈哉其陳氏之女乎予聞之始而駭既而憐終焉起敬起畏
不能不為之援筆以紀其事夫女以冬青自名者蓋謂疾風
知勁板蕩識忠亦取歲寒不凋之意因為之誄曰嗟哉陳氏
女俠烈定流芳慷慨能完節從容肯自經姓名千載著松栢
萬年青慕義申憑弔悠悠慰汝靈○予族有節烈二俠女一
係先伯六吉公女年十九適太倉庠生江孔殷完姻五月夫
死閉棺畢即自縊家人覺救不克死嗣後俱為和做示無死

意備粉飾週年作佛事爲夫適家聞遣一老嫗往候說言鼠
耗窓令汞砒霜投酒飲之痛楚變常翁姑驚疑窮詰得實亟
宰羊血以解女曰媳頻死志已久今始得遂計已决矣速斃
爲幸毋故若我再四强之終不肯順之七竅流血而死一係
先嫂顧氏下堂名宗也許字先兄可久十八而殀嫂年十七
聞變即哀痛求死父母勸解不得果逾時有令改配意因斷
髮毁面請歸張守制長齋禮佛至四十四歲而卒於張惜未
經表揚迄今湮沒陳氏少女意即其再身乎何以前後一轍
也近日我吳有蘇駿公媳係松陵黃昊若女宋瑶成媳係長
兄長庠生顧岱三長女俱年未二十未嫁而寡成殉穫不恢

守節夫家皆堪表彰以風世者因附誌簡末以垂不朽

吳江陳貞女諸生呈聚之女許字屠弘德子懷寧年十五壻卒郎迎養於屠氏然夫婦未嘗一覿面也歸屠三年有遷權厝卒之時值嚴寒風雪透裘女服縗單人衣之以絮輒拒去掩面泣不止蓋欲以身殉也越權窆三年呈聚迎女歸復許婚他氏女微聞郎慟哭嘔血數升仆地扶之牀遂奄奄待盡矣弘德遣嫗往訊女執嫗手泣曰我忍死以待若若今來幸語吾翁吾死魂魄當歸屠氏耳嫗歸告弘德弘德往視女目將瞑矣聞弘德聲張目曰翁爲我來耶遂卒時康熙丁卯八月十五日也

明神宗雅重海瑞十三年乙酉起爲南京都御史到臺日以風

紀始於御史偵　官設既宴衆諸人謂曰爾等聞高皇帝有杖
御史法乎命以杖杖之衆皆奘憚後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
葛幃敝簏蕭然無餘物斂其簏僅十數金因嘆息泣下士夫醵
金爲殮民痛哭之罷市十日及出婺江上白衣冠搢紳素而送
者滿道路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詔贈太子太保謚忠介
明神宗時崑山歸某世妻十九來歸二年而夫死即引刃自殺
毋抱持勸慰婦曰兒已許夫死矣因自數宜死者四年少宜死
無子宜死舅姑已老異日無倚宜死舅姑自有子奉養無獨須
我宜死力趣示術以我婦人死應即殯不可露尸覽閉門自經
清康熙甲子八月中州人湯潛菴斌奉命撫江南蒞任以後惟

食具中一杯水皆不受公私半文錢與學校講鄉約崇節義敦孝友尚儉朴毀淫祠禁豪强絕賭博專務以德化民改過郎止（郡縣令政治實集）安靜簡率無為而治丙寅清和內召回京士民攀轅泣留罷市廢業公以輔相東宮任大責重星馳赴都去之日止有圖書數篋人謂海忠介周文襄再見云

弘治間劉大夏為兵部尚書有甘肅副總兵蘇貪殘詭詐結納嬖倖求為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以家積黃白數十萬復遣使齎請大夏所願爲贄佩印大夏語曰尚欲忠貞且為國家名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來何日還來起用於理不可固卻之麟遂怏怏而死

嘉靖十九年江西烈婦胡氏適同邑李華華隨父適商姑易氏縱酒好淫日與惡少通姦胡氏貞白自誓又不欲顯言姑惡時時切諫姑及惡少屢計圖辱以臧其口卒不能污乃百端凌虐荼毒八年始終一節後竟謀之致死撫按廉得其事上之敕賜旌表爲立祠名哀烈作命窮治惡少與姑罪

雪磨焚餘藁義烈婦楊氏秣陵丁八之妻丁初溫飽而好爲遊閑不務生産亦貧骨立乃謀鬻婦婦不許丁說再三而婦持益堅丁乃陰覓偶立券售婦將使婦知及期偶者且來攜婦丁始以實告婦知不可解轍其抱懷其三歲兒間行至成賢橋投[illegible]抛其兒於沿而旋以身繼之立刻須

潛須沈氏女琇娘嫁陸氏陸有女名蝶姑甚相得壬午流寇陷潛須陸氏舉家竄琇娘與蝶姑以巾連屬手臂相牽投曾井每至昏暮有二白鷺飛翔非上人以為二女之精靈云

寶姬名善惠京師崇文坊人餘姚姜榮納為姬榮以冬官郎謫瑞州府通判正德辛未夏五華林賊衝瑞州欲至郡署榮倉卒以印付寶姬賊人掠其子婦姬藏印池水中挺身出賊釋子婦執姬去行十里許民有父子被擄者姬謂曰其子父可釋也盍令歸報官以金帛贖我賊信之乃密語印所在且曰寄語家人勿我顧我義不辱身貽穢人笑至花鄔過道傍井紿以渴甚欲自取水遂赴井死越朔出其屍玉色如生詔旌貞烈賜祭及碑

立廟祀之鄉人號其井爲貞泉

崇禎壬午流賊陷南陽內鄉人許宣許案許官兄弟居山寨固守賊彼內鄉設僞官宣等率義勇襲之擒僞知縣王濂賊帥怒驅衆力攻許氏寨寨遂破案生母常氏先墜井死案繞井悲號遂入井官妻鍾氏案妻陳氏自縊妹許氏嫁布政李公子占鰲寡居從母兄亦自縊賊剖繩墜將脇辱皆厲罵一賊謂許氏曰我孝廉也汝好順我我不殺汝兄弟爲婚姻許氏大罵曰汝旣云孝廉負義辱身甘從賊又欲犯吾名門婦耶時賊方肆焚火烈甚欲奮身入火賊刃交下析骸死鍾氏陳氏皆死巡按李若琜以許氏死節聞特旌焉

乙酉閏六月十二日吳郡兵起閶城內外火光燭天諸生朱實賴謀奉親避兵母葉氏毅然正色曰春秋美伯姬不避火也火尚不可避況兵乎且丈夫各鳥獸散猶可以保身吾婦人也避將安之翌晨有持刃而入者葉氏即赴井死仲子實栗年僅十七號泣於井旁曰吾母既已死矣兒何以生爲亦投井殉焉萊陽姜埰爲作節孝傳傳世

泰寧諸生廖愈達妻李氏以無子勸納汪氏張氏爲妾歲丙戌愈達挈家避亂石鄉之新塘坑於寓室得國變錄一册愈達取閱之痛作中止李氏乃盡夜讀至竟明日呼二妾告曰甲申三月十八日偕討汪偉知京城不守誓死爲厲鬼殺賊夫人耿氏

日妾則請從十九日賊破耿夫人與偉同縊以死李氏語至是哽咽不能出聲淚落如雨二妾亦相持悲號九月走南石砦兵至李氏展兩手投崖下愈逵携二妾奔別崖岩中搜牢兵至張氏投崖死汪氏亦聳身騰下投崖石之右復擊而搏於崖左若支解然

明趙司成永一日過爵學士鐸所問何之趙曰今辰爲李西涯先生誕將往壽爵曰當備往又問以何爲贄趙曰僅帕二方爵曰予亦應如之及啓笥索帕無有躊躇良久憶室中曾餽有腊魚令家人取之報云食僅存半公度家無他物即以其半持往李乃烹魚貰酒以留二公暢飲盡歡即事唱和而罷

明世宗時楊爵爲介清苦不合於時適居家有旨逮繫官校以屬按臣相過同往會爵方食止有麥飯一盂蔬菜一盤見按臣至即延之同享甫畢校即入執爵爵即與偕行按臣曰盍亦一內別乎爵曰去矣復何顧官校吐舌云楊公慷慨乃爾在獄七年後以宮中被火詔釋歸方抵家忽有大鳥集舍爵曰吾將死矣自爲墓誌果卒

公得毋楊震子孫乎何以死亦致大鳥也想其一生四知之戒必凜之熟矣

唐陸龜蒙家姑蘇門有一巨石乃遠祖績爲鬱林守罷歸無裝舟輕難以越海乃取以壓鎮者人號廉石迄今尙存

宋鄭俠上流民圖罷歸囊止一拂因自號一拂居士少時曾讀書清涼山門人就地祠之葉文忠公向高榜其門聯曰諫草有千言自信丹書能悟主歸裝惟一拂可知琴隺亦妨人

明李遠菴性廉介一毫不取鄭澹泉少其得意生一日侍坐最久有布鞋在袖逡巡不敢進公問何物對曰號妻手製一履欲送老師公見其誠取而着之生平所受惟此

錢隺灘請告過維揚適門生爲守遣使迎謁令大賈爭先餽贈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濤柰有趣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初無心跨隺也遂潛歸追之不得

章拯楓山之侄官至司空清操與叔等致政歸有餘俸四五百、

金楓山知之慍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遂有愧色

左丞相李廙有清行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寢室見門簾甚敝因潛度廣狹以錦繡緞成加之綠飾三攜至門將不敢發言而返

後漢劉寵爲會稽守召爲將作大匠臨行山陰老叟五六輩各齎青蚨百文泣送曰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當遷將棄我去故特持送寵甚憐憫爲每人選一大錢受之

楚昭王夫人齊國女也王出遊留於漸臺江水大至王遣使迎之忘持符夫人曰向與王約召必以符今來人不持符未敢輒行使者急還白王取符復至臺早崩夫人已溺死

海瑞晉南京冢宰以幣物賀者俱不受鄒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諸袖中海喜曰如此方是受之過數日置酒酬欵惟餚四簋餅一盤酒數巡而已

明文皇入正大戮忿鐵鉉拒命擒至殺之其家屬發教坊司爲樂婦有二女入司數月終不受辱有問官至各獻詩以明志奏上文皇曰彼終不屈其志可憐乃赦出之命適士人

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荊南節度使高季昌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又恐禍及乃曰震素不慕榮名明公不以爲愚必欲使參佐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從之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

一集仁厚

忠以存心恕以待人慈悲爲本方便爲門盛德長者篤厚性成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集仁厚

漢韓延壽爲潁川太守以禮讓敎民或有欺之者卽痛自刻責曰豈其負之何以至此聞者自傷悔至自刎及爲左馮翊出行高陵民有兄弟訟田者延壽大傷曰骨肉忿爭咎在馮翊因閉閤思過訟者交悔出是恩信遍周吏民不忍欺

劉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不忍加刑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卒皆感悟不敢輕犯

漢桓帝時詔書下舉鉤黨諸郡甚多惟平原相史弼一無所上從事詰責曰青州六郡五郡皆有黨平原何治而獨無弼曰五郡自有平原自無何可相比若承望風旨誣陷良善所不能也

王昶戒子訓曰吾以沉默沖虛爲汝名者欲若曹顧名而思義也凡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人或有毀己者宜退而求諸身若己有可毀則彼言當矣己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語云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信哉

新城劉弘都督江漢威行南服每有徵發必手書守者叮嚀款密人感心悅爭赴每相感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陳岷州刺史辛公義凡有訟須禁者即宿廳事終不返閤

責躬罪人嘆服後有訟者鄉里父老咸勸曉和解之曰此小事
何恐勞使君相讓而止
平鄉令劉讚有異政訟者皆以義理曉之使引咎而去不尚刑
罰獄中草滿庭可張羅高熲薦之爲莒州刺史
盜發郭子儀父塚人以魚朝恩與子儀有隙疑其使之子儀入
朝咸憂其爲變及進見上先語及乃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
戢士卒多發人墳墓今日至此實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丁謂貶爲崖州司戶初寇準被貶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須拔
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載謂亦被貶人盡以爲
天道報復之速謂赴崖州道出雷州準以蒸羊迎之境上謂甚

懶請相見準辭之間家僮欲謀報讐乃杜門使群奴縱博僥謂
遠行乃已
太上皇以書問筆政之事其故云何李綱具道皇帝仁孝思慕
且曰勿問細事上皇悟出玉帶金魚象簡以賜綱
宋英中復請召還唐介仁宗言於文彥博對曰唐介頃言臣事
多中昆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
乃召介判流院時稱文公爲長者
明正統中宗伯胡濙日晉朝承行跪起帶解落地從容拾繫
之面不動色遂叩頭還班御史不能糾其失儀十三年彭時中
狀元當上表謝恩是夕坐以待旦至門鼓困倦乃隱几而寐覺

爾失朝科儀奏言應令錦衣衛拿巳奉旨行濮州班奏啟彰肆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使一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人斯文不雅上深是之

唐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責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爲等級日滿乃釋著此服出入者以爲大恥皆相勸勵無敢再犯稅賦常先諸縣竟去官未嘗笞一人

漢光武徵劉昆爲光祿勳問曰聞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爾左右皆笑上曰此長者之言也顧命書之策

漢曹參入相一遵蕭何約束惟日夕飲醇酒無所事客有爲

言者輒以辦其飲而已民爲之謠曰蕭何立法旣明且括曹參代之守而勿失適有公廨與相國園鄰群吏日歡呼暢飲於中幷達內庭左右咸幸相國遊園聞而治之參知其意乃布席置酒亦歡呼相應左右乃不復有言而吏亦不敢再肆

漢直不疑爲郎官同舍郎有告歸者誤持一同舍郎金去郎意不疑不疑乃辦買金償之後歸者至而歸前金亡金郎大慚謝人以不疑爲長者

晉顧榮與同僚飲見行炙者有欲炙之色乃以已炙與啖之同座悉笑榮曰豈有終日炙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趙王倫篡位榮在難忽一人奮身救之榮甚感詢之即受炙人也

唐陽城微時冬月絶糧遣奴求米於友奴以米易酒醉臥路旁城候久不至往迎之見奴未醒乃自負歸及奴覺來謝罪城曰寒而飲何害也

馮當世京父爲商壯年無子將之京妻以金授之曰君未有子可以此買妾追抵京買妾立券身錢已償因問所從來妾泣不肯言固詰之云父爲運官督糧欠折鬻身以償遂惻然不忍犯遣之還不索其値及歸妻詢妾安在具告以故妻嘆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嗣居數月妻果娠將娩里人夢鼓吹迎狀元乃生（天賞有如報富貴以報報）京後又屢行善事旅邸得金數百竟不行候失金者至還之至築祭掃適見有盜其墳木者方躡樹擬恐墮而傷止不前祠其

下方進諭遣之不為數家日貧京讀書於潭山僧舍僧有肥犬同學者烹食之僧訴於縣株逮及京京遂獨任其事略不推委令乃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中有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稱善遂釋之延之坐贈以厚資俾得入試明年遂作三元

宋遣王全斌伐蜀時汴京大雪太祖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何以堪處即解所着紫貂裘帽遣中使馳賜復傳諭諸將士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拜受感泣故所向有功

高皇后馬氏性恭儉嘗服澣濯之衣日常為天地惜福或上怒回宮必詢處何事慽何人從容泣諫不可纍怒冤枉殺人活一

性命子孫獲福國祚悠長及病劇不肯服藥強之必不從曰死
生有命盧扁何益使服而不瘳寧不以愛妾之故而遷怒諸醫
乎及崩上慟悼終身不復立后

洪武初李文忠捷音至中書省請榜示天下上見其詞侈大責
曰宰相須知大體元主中華將已百年朕與卿等祖父皆賴其
生養興亡自是氣運於朕何預而以此誇張四方識者見之口
雖不言心必爲非其改之尋送元孫買的里八剌至京楊憲等
請獻俘太廟上曰元實中國主此禮不忍加着以本色服進朝
封崇禮侯

洪武丙子大賚致仕功臣諭曰朕思起兵時年皆少壯今老矣

久不相見心恒思念故召爾等來少盡悃懷所賚資薄物以助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衆皆感激叩謝多有墮淚者

建文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大將軍帥兵三十六萬分道北征戒之曰昔蕭繹舉兵入京令其下日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已甚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殺叔父名

以師尚書夏原吉性仁厚量寬平嘗有吏污所服金織御賜蟒衣懼欲逃原吉曰衣可浣何懼爲又吏壞所愛寶石硯匿不敢

非真仁[illegible]是[illegible]量大[illegible]北[illegible][illegible]局

見原吉召諭日物必有壞吾未嘗惜在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污墨肉袒待罪原吉曰風觸所致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前自咎不謹懇請易之嘗夜閱文書撫案嘆欲下而止者再

夫人問故曰適所批歲終大辟牘吾筆一下死生立决是以慘淒於心有所不忍也

天順二年遣建文次子建庶人出居鳳陽幽禁大內五十餘年上欲寬之詢李賢曰祖視之意所不忍賢曰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仁心不過於此左右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遂遣有聽其婚嫁出入無禁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出見牛羊犬馬亦不識東西南北亦不辨

明初吳江顧能號樂靜鄉人嘗從之貸米吳俗咸尚冬舂以米尚熱恐及此取去或多耗損辭不與鄉人懇之益乃精米一斛

見者嚴其氣計其所耗之多寡而加補焉樂靜之孫名洪渡字
惟正有僕沈原母病瘧將死原不敢歸視而流涕不已惟正問
知之即率原往視其母獨臥一室月餘未嘗問所欲曰思飲耳
乃汲水與之徙歸取粥食之時鄉人相戒不敢入室惟正獨與
原親問遺之日再往如是者月餘原母卒無恙有司聞其行誼
屢請爲鄉飲賓謝不赴時稱其有世德云
隋李士謙以粟數千貸鄉人値歲歉無償乃召至設酒食悉焚
其券曰債了矣明年大熟爭來納完拒之不受或曰子陰德多
矣士謙曰人所不知方爲陰德今吾所爲子已知之何謂陰德
沈特莊爲州吏一切姦弊[illegible]行七年從歸呼妻受學使終之

仍然處子或獻詩云昔年單騎赴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

孔寺丞牧所居園圃近水有夜涉盜蔬巢者孔曰夠夜渡水或致陷溺卽爲設橋引之盜聞慚感乃不復至

吉人雖雙泉偕上計春官失其囊中廚稱同舍生不自安物色其竊者給循訪之入座故探其囊出示曰是不類君物耶循急趨出慰其人曰物偶相似生醉言耳歸復語生曰予失稱何損彼得惡聲肯能齒士類耶生始謝不能及

范文正知越州有屬官孫居中卒於任子幼家貧助以俸錢百

稱其舟遣卒送歸以詩作榜曰十日相依從巨川來時暖熱去淒然關津毋用多盤詰此是孤兒寡婦船

卞三進館於懷氏有女窺伺卞不顧一日晒履於庭女使作書納其中卞得之即託事辭歸恰否翁知之作詩咏其事有一聯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之句卞不受且答書辨其無此事怡然其書而題云總並厚矣

張文節在政府圖封慶時入覲莊獻后見二姊老醜粉妙年二女飾服以賜公歸知之指曰此乃夫人嫁也出無所歸但二妹齒未及笄令守一老翁不甚無謂雖太后慈憫予志不可踰遂名其父兄折券賠資以冬嫁

楊袞德冠一時鄰家構舍撰壁其簷溜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無害也又侵其址公題句云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其家大慚謝

明穆宗嘗食驢腸而甘左右請詔光祿上曰恐或以此爲例光祿必至日殺一驢以備宣索吾不忍也

馮養敏森之父四十始誕子眉目如畫保若拱璧僕婦抱撫失手跌傷左額死封翁急呼僕婦避自抱入曰吾自跌死婦爲痛撻翁倒者再索婦無有婦歸母家言其故感泣籲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生森傷痕宛然

余六世祖文理公敏別號蔚皋自南濠遷吳趨居葑溪之生任

俠好義周急扶危之事不可枚舉重建舟里塘黄石井亭諸大橋費幾千金又創立社學復建義蘋橋以渡村童延里中耆儒陸大志為塾師捐肥田四十畝以供修膳閭里賴以知書者甚衆母薛氏壽躋百齡稱觴日子孫男女至親五十三人文徵明祝允明咸為作家慶圖記復請勑坊旌表賜名人瑞堂曰遐壽今坊尚存載在郡誌

古二瀆橋在金鏡湖濵相傳始於東晉坊沓舊碑載明成化七年里人張敞捐貲獨建吾宗為留侯之後更以黄石名焉至鼎革圯燬康熙丁卯春吳憲請行因與許定升陳紹美蔡秉倫重建今復鼎新南里許虬及勝各有碑記

終